

# 走向机构型异象还是使徒性异象？

作者：Alejandro Rodriguez

译者：Kiki

审译：Ezra

认识神，宣扬神

## 致谢

诚挚地感谢所有为此书提供帮助、翻译、设计和编辑的人员，其中有谢拉·阿格烈拉 (Sheila Aguilera)，琼汉娜·毕舍普 (Johanna Bishop)，杰斯米·盖沙 (Jazmin Garza)，克里斯提娜·哈尼斯 (Christina Harniess)，米歇尔·汉娜德兹 (Michele Hernandez)，阿里甘卓·克鲁兹 (Alejandro Cruz)，艾瑞卡·派克 (Erica Pecker)，瑞恩·霍利巴夫 (Ryan Hollibaugh)，安吉拉·肯 (Angela King)，达里奥·穆诺兹 (Dario Munoz)，马克姆·舍斯菲尔德 (Malcolm Thiesfield)，丹尼尔·桑德瑞格 (Daniel Sonderegger)，和罗伯特·舍斯菲尔德 (Robert Thiesfield)。

感谢我的祖母、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教会我明白圣经无比的价值。

感谢维奇·阿曼 (Wedge Alman)，鞠安·卡洛斯·欧提斯 (Juan Carlos Ortiz)，阿尔伯特·莫特思 (Alberto Mottes)，杰米·阿瑞州 (Jaime Araujo) 和其他从我年轻时就开始关心和影响我生命和事工的人。

感谢我挚爱的妻子玛莎，我的孩子迪阿哥和保拉，你们教会了我怎样成为一名丈夫和父亲 (我现在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感谢那些在我身边成长、如今已经成为神全心全意的仆人的你们，你们每天都给我惊喜，并且每天教会我许多东西。

感谢丹尼尔和诺玛·艾特查特 (Daniel & Norma Etchart)，琼斯·玛瑞安 (Jose Maria) 和罗萨那·李斯特 (Rosana Liste)，薇若妮卡 (Veronica)，雪莉 (Shelley)，安杰利卡 (Angelica)，狄安娜 (Diana)，乔治 (Jorge) 和伊萨贝尔·瑞欧司 (Isabel Rios)，大卫和玛丽·欧力威拉 (David & Mary Olivera)，马丁和内妲·裴锐格瑞纳 (Martin & Nayda Peregrina)。

感谢沃尔特和克劳迪娅·卢那 (Walter & Claudia Luna)，以及巴瑞欧司 (Barrios)，迪欧梅德 (Diomede)，洛龙 (Rolon)，鲍里尼 (Paulini)，基诺西欧 (Ginocio)，毕舍普 (Bishop)，纳瓦若一家 (Navarro)，还有弗兰西斯卡 (Franchesca)，帕翠莎 (Patricia)，德尔菲娜 (Delfina)，鞠安 (Juan)，赛尔维娜 (Silvina) 和许多其他没法一一列出来的人，你们知道你们在我心的最深处有一席之地！

## 目录

|                                                                                                       |    |
|-------------------------------------------------------------------------------------------------------|----|
| 前言 .....                                                                                              | 5  |
| 序 .....                                                                                               | 7  |
| 一. 机构异象vs使徒异象 .....                                                                                   | 9  |
| 第二章 基督徒的机构 VS 使徒性的使命 .....                                                                            | 11 |
| 身份=权柄.....                                                                                            | 12 |
| 有些人把自己的异象扩大到当地的事工，可能是当地的青使基地或他们的当地教会。对他们而言，其他基地在发生什么事情或正在经历什么磨难都不重要。只要自己的事工顺利进行，他们就继续与其他事工保持隔离。 ..... | 13 |
| 第三章 只考虑个人事工 VS 成为宏伟计划中的一部分 .....                                                                      | 14 |
| 第四章 基地 VS 宣教团体 .....                                                                                  | 20 |
| 第五章 领袖 VS 牧者/属灵长辈 .....                                                                               | 24 |
| 第六章 培训 VS 门训 .....                                                                                    | 26 |
| 第七章 工作人员 VS 神的仆人 .....                                                                                | 28 |
| 第八章 牧养关怀 VS 牧养生命 .....                                                                                | 31 |
| 第九章 下达任务 VS 传递产业 .....                                                                                | 33 |
| 第十章 学生 VS 门徒 .....                                                                                    | 34 |
| 第十一章 一般性的机构 VS 一个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致力于完成大使命的团体 .....                                                            | 35 |
| 第十二章 事工活动 VS 一个可以跟随的异象 .....                                                                          | 47 |
| 第十三章 受金钱限制 VS 依靠神 .....                                                                               | 50 |
| 总结和挑战 .....                                                                                           | 59 |

## 前言

有人问了耶稣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应不应当纳税，而耶稣用了一枚银钱来演示自己的答案。银钱的表面是凯撒的像，耶稣说我们应该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路加福音二十25）。耶稣的聪明、睿智、正确和对于整个律法的成全都在祂一切的所言所行中显明。耶稣对父旨意的顺服让祂可以随时依赖从神而来的智慧。

神自从创世纪第一章给了人类治理世界的权柄后，就再也没有收回过。祂言出必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由童女而生，虽然祂是完全的神，但也是完全的人。因耶稣由妇人而生，成为了人子，所以祂能为你我打开成为神儿女的道路。而所有天上地下的权柄也都给了祂。

在耶利米书二十七5神宣告：“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祂在诗篇二8说到自己的儿子：“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

耶稣，作为人子蒙了父的悦纳，父在祂受洗的时候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三17）。所以父正如祂自己在耶利米书二十七和诗篇二所宣告的，给了耶稣一切的权柄，就是祂当初给了亚当和夏娃的权柄。

神遵守了祂的永约，公平地把一切权柄给了耶稣，就是当初祂授权给了亚当和夏娃，却因为罪而被撒旦窃取的掌管世界的权柄。神通过基督救赎了这个诰命，把这一切的权柄给了耶稣。

当耶稣差派我们去使万国成为门徒的时候，祂也把自己的权柄转授给了我们。这个权柄能使我们按着祂的方式去做祂呼召我们做的工作。祂不会膏抹祂没有指派的人。耶稣通过祂的灵给了我们恩赐和呼召，而这些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十一29）。以弗所书四11说到，我们被赐予五种领导恩赐来做神的工作：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作为神的子民，神说我们只要合一地聚在一起就是有福的，这个祝福就包括圣灵的恩膏来完成神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带着祂的膏抹、凭着信心来祷告祂的旨意：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使徒的角色一直是一个建造者，以弗所书二20解释到，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使徒需要先知的帮助来正确持守神的准绳；而如果只有先知却没有使徒，就不能立下根基。使徒就如同能填满空间的稀水泥；而先知是框架和钢筋，能确保一切平直坚定。

神是建筑师。亚伯拉罕寻求那座由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希伯来书十一10）。既然祂是建筑师，那么我们不论建造什么，都应当遵行祂的计划；若不是祂建造房屋，那么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的任务是把焦点放在这块房角石——耶稣身上。不论祂是向左还是向右，我们都必须跟随。我们很容易忘记神呼召我们去承担的角色，而渐渐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确，我们或许被呼召去完成一些具体的工作，但我们真正的工作是要始终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祂要成就的是远远超越我们个人能力范围的事情。

我听了阿里甘卓·罗爵格兹的分享，他是我的一位好友、一位同是基督肢体的领袖、也同为青使的一员；他已经抓住了神通过祂仆人做工方式的精髓、精意和细致的特点；他也看到，我们许多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工的时候，反而使事工毫无果效和成就，也远离了生命和喜乐；也看到当我们去服侍而非控制的时候，生命就得到倍增。

当你阅读阿里甘卓所写下的文字时，请试着用属灵的眼光、透过圣经的真理和神所渴望看到的结果去看，这样你就能开始懂得那些用有限的话语所无法描述的东西。阿里甘卓是用西班牙语写下此书的，这本书也被翻译成其他不同的文字，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求圣灵帮助你明白他的心也尤为重要。

这本书会给你悟性，甚至启示，来预备你更好地在神给你的事工中服侍。对于我们这些神的工人来说，这本书也同样是一个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左右摇摆，而应当去实现神所呼召我们的理想和旨意。

我相信当你在灵里领受阿里甘卓所给出的东西时，此书会成为你的祝福，也会成为众人的祝福，这同样的灵在他其他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就是能辨明、剖开真理的话语的灵。我们活在凯撒的世界中，我们也确实需要为凯撒做一些事情，但这不能把我们从呼召中抽离。让我们把神的物归给神，为看到祂的国度降临在世上，如同在天上。

罗伦·肯宁汉  
青年使命团 创始人

## 序

亲爱的战友们，当你阅读这本简短的书时，我希望你会被挑战、会不舒服、会被鼓励走进神为我们青使大家庭和每个人预备的一切当中！

我并不期待你同意我在此书所表达的一切；我只希望这些文字能帮助你确认从父所得到的光照，并从事工中挪去那些看来正常、却并非神所愿的观点和行为。荣耀归于神。

这样我就能心满意足了，因我已经持守了神所让我持守的。我写作，并非因为自己已经有了所有的答案，而只不过是作为一名学徒的身份，去与神的其他仆人分享自己与主同行所学的功课而已。

我写作的时候充满了感恩，感恩自己有这样的殊荣参与到青使这个简单却非凡的信心运动中。我出生在1960年，同一年青使创立。一路走来，我的生命、家庭、所优先的东西以及所追求的目标都发生了许多改变。我们的孩子们也都成家，成为了青使的一份子；不止这些，我也当爷爷了！三代青使人。我们所参与的事工不尽相同，彼此的生命也有不同的阶段和契机，但我们有同样的根基和一样的属灵基因（DNA）。

现在的青使就是这样。我们都有不同的历程、不同的经历。在每个国家所进行的事工都不一样，受到基地和事工领袖的异象和属灵情况、当地教会，以及政治和经济状况不同、每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有些国家的青使以无比的热情播种、开拓，也见证了极大的成长；而在其他国家，有些成立较早的基地在挣扎着挑旺属灵的火焰、处在关闭的边缘、也在寻求开门的钥匙来迎接新的属灵苏醒。

记得1989年成立阿根廷青使基地的时候，我们有极大的热情。创立之初我们一无所有，三十五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居然都很开心。而第一代青使人克服巨大困难所成就的对于第二代青使人而言却是稀松平常。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生意人白手起家，从贫到富，经历了日积月累的艰辛和付出。而这个人有了孩子，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以为自己的家庭状况是生来如此。他们以为一切都非常容易。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父辈为了给他们提供现在所有的而日复一日付出的艰辛。

每一代人都需要有自己的歌利亚，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信心的生命、并且面对自身的成长。有时，我们当中有些上一辈的属灵父亲或领袖会犯下我们生身父母相同的错误，就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希望他们不要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困难。我们为他们铺平道路，却是犯下极大的错误：我们阻碍了他们去发展自己的信心、关系以及与神的经历。

我们很容易把祝福看为理所当然，很容易轻看自己所领受的属灵遗产。我们差派短宣队第一次去到阿根廷国外的时候，他们的出发同他们的归来一样具有历史意义。我们为此特别地庆祝了一番。

去年我们差派了团队去到三十六个国家，却不再为此欢庆。现在，一个团队去日本、一个团队从印度回来、或另一个团队出发去南非，我们只会说：“太好了！非常棒。荣耀归神。欢迎回来。”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庆祝。过去如果有奉献给我们买牙膏，我们都会欢

庆；而现在当我们说：“我收到两千美元的奉献作为旅费。”我们这样回应：“哦，荣耀归神。”我们已经如此习惯这些祝福。而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我们要意识到这所有一切供应都是神的礼物，为此我们应当满怀感激。

聊聊事工吧。我们是谁？我们在走向何方？怎样避免火焰的熄灭？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中有许多机构和事工都热烈开场，却草草收尾。我们的事工成长发展了以后呢？我们有了多年的经验、房产、汽车和技术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满足自己已有的吗？神创造我们，要我们生养众多；祂要我们倍增自己和我们所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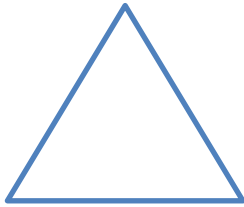
这是所有人类心里最真实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问自己有没有果子，我们倍增的什么，我们作为一个事工的身份以及我们去向的地方。

回头看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并且通过我们所做的大事，真的不可思议，也奇妙无比。我们每一年、在事工的每一天都看到祂的信实和怜悯。但就在今天，我们需要做决定、需要去跟随，而这会决定我们事工的未来是荣耀还是痛苦。没有“自动巡航”开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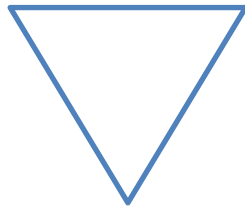
我们在走向何方？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是否会建立和维持一个有着坚定的根基、清晰的异象和圣灵的大能的使徒性事工？还是会成为一个漂亮的基督机构，活在过去的荣耀当中，并且靠追寻最新的潮流和基督教娱乐来维系自己？

我们在走向哪个方向？我们所建造的是什么？

## 一. 机构异象vs使徒异象



金字塔型



根基型

### 金字塔型vs根基型

有很多年我对“使徒性”这个词避之不及。我不喜欢谈论使徒。周围到处都是使徒，还有许多人之所以称自己为使徒，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大的教会或上了电视。他们以一个高尚的形象呈现自己，就好像他们作为使徒就比他其他人更重要一般。所以每次你看到我提到使徒性的事工或者一个使徒性的异象，或者谈到某个使徒的时候，请注意，使徒与地位和控制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有和我之前一样的问题，那就求神帮助你吧。使徒并非更高级，也并没有更多控制权；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我就是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东西。

许多基督徒提及使徒性的领袖才能的时候，好像这领袖才能是一种需要努力达到的顶峰。它通常等同于在我领导之下的教会数目，或者我教友的数目，或者在我领导之下的人数。人们常常以为那是一种更高的权力。一次，有个朋友告诉我，“我现在不再是一个牧师；我已经是某某使徒。”现在甚至这样的等级都不够了！现在我们有一般的使徒，高等使徒，天使等等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继续分级的话，我们就会有加百列，撒拉弗，智天使，直到我们达到最终级别，就是路西弗的级别了！

哥林多前书三10-13：“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这段经文讲到建造这个概念。保罗将自己比作一个工头，已经立好了根基，让其他人在那之上建造。但经文也清楚讲到每个人在建造的时候要谨慎。这里引入了一个倒金字塔的概念：基督是根基和房角石。就如这段经文讲到的，保罗是工头，在他之后其他人在他立的根基上建造。

神改变了我在权柄方面的很多错误观念。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不例外。我们所置身于的这个世界对权柄有一个从上至下的、正金字塔的认识：“我是老板。我是领袖。我是神的仆人，是神恩膏的那位。你们都在我之下。尽管可能也有其他人在你们之下，但你们还是我

的手下。”这种指挥链就是这样层层递进运作的。这可能在商业和机构中可行，但在基督的肢体中，我们有不同的运作方式。耶稣告诉门徒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因此，尽管神确实最初指定了使徒，但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个需要被赎回，因为我们错误地以为“使徒是高高在上的，是领袖，是重要人物.....”

但是，当我们以异象性的方式去建造某项事工的时候，需要从底部开始。若要建造一个大礼堂，我们必须先立一个牢固的根基。因此使徒性的异象就成了底部的根基，我们在其上建造神的工作。

以弗所书二19-22：“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全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通过这句经文，神改变了我过去很多关于权柄的错误观念。以弗所书二20宣告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多么伟大的经节啊！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再次看到需要在使徒与先知的基础上进行建造。一个坚固建筑的比喻再次出现。当代青使人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就是：从今以后我们要建造什么？

但是，正如圣经中所写的，基督是房角石。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建造。一幢建筑最重要的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一个建筑物的开工初期需要打下的就是地基。这就是为什么使徒性的异象和事工是关乎到那些还未到来的事情，正如一支矛的头一样，关乎一切的是根基，而非阶梯式的构架。因此，当不同的牧师和事工要求我去成为他们的遮盖时，我告诉他们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我会如此回答：

“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遮盖，但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欢迎他们来跟随我；他们可以模仿我，就如使徒保罗建议的一样。他们可以利用我作为一个平台往上爬并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但我会警告他们要小心自己是如何建造的、用的是什麼材料。毕竟，我们在事工上都是建筑工人。想要快快建造的压力会促使我们更多的使用劣质材料。它们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美，但是很容易被火烧尽、在试验中倒塌，因为火能试验、也能显露。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我们兴起领袖正是为了这个，就是让他们在我们之上被举起。

## 第二章 基督徒的机构 VS 使徒性的使命

我们是谁？要定义青使的架构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植培教会，却不是一个教派；

我们培养宣教士，却不是一个神学院；

我们差派宣教士，却不是一个差派机构；

我们有慈惠事工，却不是人道主义救援组织。

就这样看上去，我们好像自相矛盾！要给青使下定义，要将青使用一个已知的概念框起来真心不容易。而其原因在于每个事工都与创立人独特的恩赐和呼召有关！两个门徒问耶稣：“拉比，你在哪里住？”祂给他们的回答是：“你们来，亲自去看吧。”然后他们去看了、并留了下来。我们的愿望是人们也可以过来，亲自去看青使究竟是什么，并且被所看到的影响、并愿意留下来。我喜欢把我们看作一个行走的奇迹，因为没有逻辑能解释我们的事工。我们悬挂在一根绳子上，而这根绳子就是神的怜悯！青使是由成千上万个宣教士组成，其中没有任何一个领任何薪水，并且，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自己负担经济，来成为这个永远在变动着的团队的一部分。就是如此疯狂！

很长时间以前，我曾经坚信、并且常说：如果教会都尽本分做了当做的，那么世界上那些“类教会”的组织（包括青使）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加入青使之前，我作为一个牧师，对教会的理解是有限的。我在牧师和教友身上强加了何等沉重的罪疚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担在自己身上！

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开始发现主的教会比当地教会有着更远的影响。并没有什么组织是“类教会”（para-church）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教会以外的。这个“类基督教会”（para-ecclesiastic）的想法是由我们内心的态度造成的：不想参与，感觉自己是最棒的，与其他人争竞和比较，想把自己与他人分别开，也不重视其他基督肢体在做的事情。“类教会”的思维方式在任何一个青使的基地都能看到，就如在任何教堂会众和教派中一样。

要么你是教会肢体的一部分，要么你就不得进入天国。青使不是神的“备用计划”，不是因为教会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另外创造的；我们不是创可贴、更不是阿司匹林。有个想法认为教会是从耶路撒冷随着逾越节发起的，其实不完全正确。因为根据使徒行传二41，教会当天添了三千人。如果是添进去的，那么说明教会已经存在了（除非你认为耶稣和十二门徒、那七十人、一百二十人和五百人，都是“类教会”的组织）。

真相是，牧师和其他基督教领袖怎么看待青使并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来自于青使人如何看待自己。我们一些宣传册上写着“我们是来服侍当地教会的”，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清晰。我们被呼召服侍所有人，我们在世界各地组成了基督教会的一部分，并且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被呼召去服侍——互相服侍。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有些青使成员批判当地教会的时候，我非常伤心，就好像我们是与当地教会分开的一样。他们把自己的事工孤立出来，不与基督肢体的其他形式进行团契，好似其他的肢体不重要或者我们不需要他们！

当我们对自己的事工身份有清晰认识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自由行在合一里。我们不应该感到自己需要请求批准，不需要站在牧师前面低着头请求，也不需要去批判或轻视他们，因为我们在一起才是教会，不管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在这个国家。这样我们才能领受属灵的

权柄，就是神一直想给我们去做使徒事工的权柄。

我相信青使现有的多年经验让我们在基督肢体中正产生更大影响。我们在许多国家举办了牧师特会：500个英国牧师，1700个巴西牧师、1500个波多黎各牧师，还有挪威、卡梅隆、荷兰和其他国家的。当我们跟他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说：“哇，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是圣经原则，而非其他。

如果青使不存在，我们还是会宣告相同的信息。现今我们更明白这点，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基督肢体中的影响力更大了，尤其是在基督徒领袖方面。一些在我们门徒培训学校（DTS）毕业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不同教派的牧师和领袖，所以这些合一的事工已经在发生。这也让我们在很多国家有更大影响力。我们一直都相信，也确信青使是从神的心意而来的。通过与基督肢体事工的各样环境，这些观点进入了我们的耳中、眼中、脑中，最后也在我们心中扎根。

在有些地方，当地教会已经被抬高到与偶像崇拜对等的层面，好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教会是从派别和分裂中产生，表明它们并不神圣，也并不是不可触及和绝对可靠的。即使这样，我们也都是神的子民，是奇妙的基督肢体的一部分！

愿神能敞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到青使是一个使徒运动，是神富有创意的表现形式，也是万国荣耀教会的宝贵的一部分。

## 身份=权柄

我第一次骑马的时候，教练让我充满信心去接近马，不要怕它，因为马能感受到我的情绪。如果马感觉我很害怕，那么就不是我驾驭它，而是它带我去任何它想去的地方。

清楚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确信自己的位置和属灵权柄，包括我们在基督肢体里的、社会里的和国家中的位置和属灵权柄。

亚伯拉罕对自己的人生也有梦想，就如我们每个人一样。他对事情的发展也有自己的期待。他本可以继续当亚伯兰（尊贵的父），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继续发展使徒异象和机构异象之前，我们需要首先面对自己的个人异象。

亚伯拉罕在这点有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亚伯兰和亚伯拉罕的区别是什么？亚伯兰想要一个儿子，想要成为一个人物，想要继承产业，但是他考虑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名号、自己的事工和神已经给到他手里的东西。然而，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是众民之父。主已经给青使一个事工异象，让我们不仅遍布每个国家，而是要成为多国的父。

现在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想要一个儿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呼召。有些人就是抱着这个态度来到青使的。他们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找一个国际性的平台来发展自己的事工。他们利用青使来使自己获益。我们在阿根廷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想直接得到巧克力（这个产品），却不要巧克力工厂。青使的巧克力是可口的，但是工厂变脏变乱的时候需要有人来清理；会很吵、会有难闻的味道，还需要不停维护；需要购买基本的原材料、需要包装、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我们为巧克力感恩，却批判巧克力工厂。

其他人宣称神没有呼召他们到青使，而是要他们通过青使发展一个事工。很明显，即便他们完成了DTS，或已经在青使同工，但还是无法理解我们这个使徒使命。不要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的或个人的异象里，因为这个呼召是让我们所有人成为多国的父。

就如我之前所说，主呼召我们的使命是使徒性质的。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可能在一个特定的事工里从事一项具体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异象应当要比我们自己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更大。当我们紧紧抓住自己的事工而没有看到这个来自神心意的更大的异象时，冲突就会产生。

## 我的异象

我们有些人有自己的异象，就是神给我们个人的，我的异象。这个异象是我们用来指引自己的行动，让我们对自己所做的感觉良好并有满足感。有些人被一个小的异象限制。他们可能在一个叫做汤果汤果（Tongo-Tongo）的地方做宣教士，并宣称神呼召他们在那里宣教。但是他们用这个神给他们的具体呼召限制自己，却无法看得更远。

与这些宣教士交谈反映出他们对其他的宣教士是封闭的。当我告诉他们，你们需要对其他宣教士更敞开，并为新的将来的宣教士开路的时候，他们说：“不，我不能，我要学阿拉伯语（或俄罗斯语、中文），太忙了。而且我也没时间帮助新的宣教士。”他们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事工里，无法明白自己在那里是为了开辟道路，是为其他人铺路。很可能他们被自己小小的个人异象限制，直到生命结束。

有些人把自己的异象扩大到当地的事工，可能是当地的青使基地或他们的当地教会。对他们而言，其他基地在发生什么事情或正在经历什么磨难都不重要。只要自己的事工顺利进行，他们就继续与其他事工保持隔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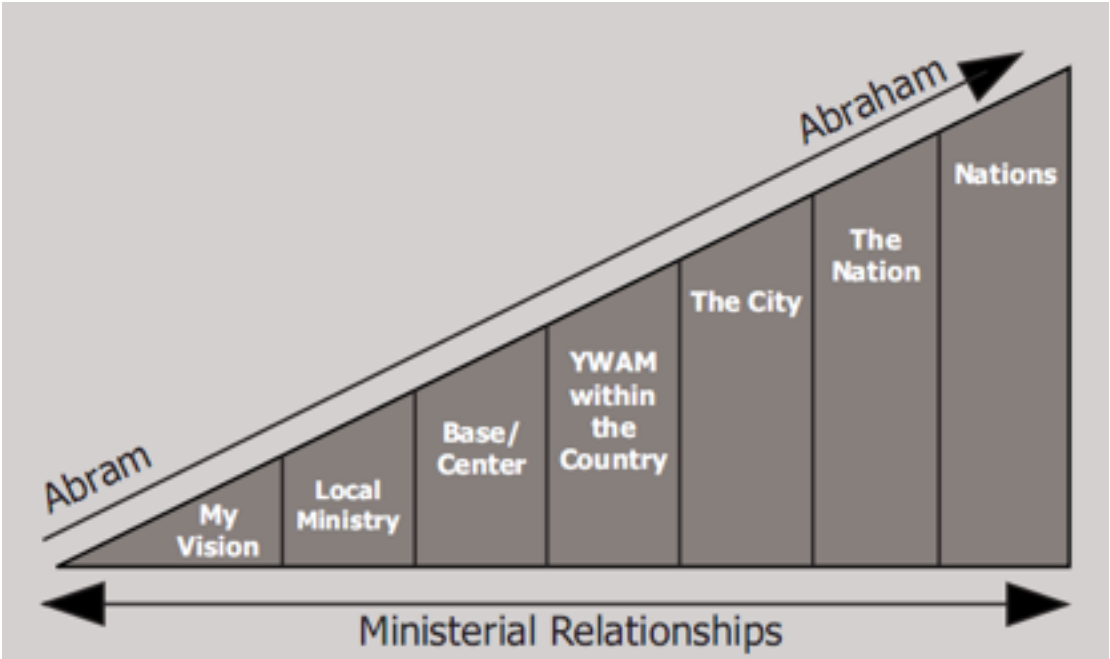
当我的异象很小的时候，其他学校是否有讲员或者有多少学生，对我而言都不重要。对我而言要紧的是，只要我的学校、我领导的学校顺利运行就好。所有其他事情都是基地负责人的事。我利用基地去发展自己的事工，因为我只有一个针对当地的异象。在基地中，我把其他人拉入我正在做的事情，我招募同工到我自己领导的学校或者项目中去。我对基地的项目或需求没有任何兴趣。我只致力于自己带领的学校、或者任何我自己在做的事情。这样，我招募别人加入自己的学校，但当神交付给我的项目完成的时候，所有人都得离开，就好像与基地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我只关心自己的事工。

还有些人发展了一个更大的异象。他们一步步地跟着使徒异象走。他们已经对整个基地很有负担也有异象。他们更成熟，思想更开放。他们不仅仅只想着一个学校或一个事工，而是看顾整个基地的人，也尽力帮助基地和所有的事工成长。他们为发生的一切好事开心，也为一切发展得不好的事情忧心。他们不再说“我不在乎”，而是以各样方式参与到基地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当中，并且在这个使徒异象里成长。

即便这样，有些人就停在了这里。我们可能最终会成为基地领袖，但也仅此而已。我们为基地的稳步发展感到高兴。其他基地可能状态不太好，但这是他们的问题。“各得其所”，我们这样说。只要自己的基地井然有序运行就好。我们认为只要自己的基地顺利，其他的应该是这个国家负责人的事情，或者是国家领袖团队的责任。

我们的异象限制在自己的基地里。然而，如果我们想继续在使徒异象中发展，并且对其他人有负担，那么我们需要开始对青使在整个国家的发展而发热心：青使在我的事工中、在我的基地和所处的地方、在我的异象中、在我的国家中。

我们可能在分类上有一些改动，可能会加上自己的城市、或者对自己国家某个地区的异象、或者更多。寻求主给你对整个城市、省份或州、甚至整个国家和多国的负担和热情。我们要怎么做呢？是继续当亚伯兰吗？我们是继续守在自己的位置，还是走进亚伯拉罕的使徒异象中？我们要成为多国的父吗？都是我们的选择。



亚伯兰 —————→ 亚伯拉罕

个人异象 当地事工 基地/中心 国内的青使 城市 国家 多国

←—————→

牧养关系

### 第三章 只考虑个人事工 vs 成为宏伟计划中的一部分

关于尼希米我们可以引出许多主题。我们可以谈到许多领导原则，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的教导。关于尼希米我们还可以写书，可以写他是怎样重建城墙的，他采取了哪些步骤，发展了哪些策略。关于尼希米我们听过许多奇妙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与你分享。

在尼希米记这一卷书里，有个短语被重复了许多次，尤其在第三章。这个短语“其次是”出现了超过三十次，是指一个家庭紧接着、或一起、或邻近另一组人来重建城墙的一部分。这个表述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建成城墙。他们一起致力于同一个项目，并且有同样的异象。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家庭，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都有自己的恩赐，都

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工作。但是他们是一起的，肩并肩，共同重建城墙。

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修建城墙的人中，只有祭司（和少数几个其他人）限制了自己，只对自己的房屋修造（第28节）。更甚者，大祭司一点都没有修造，而是其他人帮他修造的（20-21节）。之前我提到过，圣经说到自由，却从未提到过一颗独立的心。甚至，经文鼓励我们互相依靠、彼此相爱、彼此认罪、互相担当重担、彼此饶恕。我们要给予、服侍、彼此洗脚。

有时我们在自己的团体中有一种张力，就是我们看到每个事工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寻求自己的发展、对其他事工的需求有些漠不关心。我们需要彼此培养一种更强的慷慨感和服侍感。对每个领袖而言，独立都是一种限制。如果我只为自己的事工工作、投入、努力，那么我的领导力只能发展到某一个点而已。然而，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服侍延伸到整个城墙（我们的慷慨和对其他事工的参与），我们的事工禾场将扩张，同时，我们的属灵权柄也会扩张。

我们的心应该要包含一个更大的圈子，而不应该仅仅是自己工作的领域。如果我参与一项慈惠事工，我的心应该要经常去顾念这个基地或城市的其他事工；如果我参与了一个基地或城市的领袖职分，那么我的心应该顾念整个国家；如果我承担了国家性的领袖责任，那么我的心应该要顾念到整个世界的事工。

我看到一些团体的时候感到非常受祝福，比如澳大利亚的珀斯，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事工，但还经常一起出去传福音、一起聚餐，并且整个珀斯青使团队有一种很强的归属感。还有英国的“国王的小屋”（King's Lodge）基地每年都会关闭一次，并动员所有的事工和人员一起出去宣教。

我们都是神伟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超越我们的地理位置、超越我们的时间跨度、也超越了现在。神已经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根基上做工。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产业，一个充满使命的、活泼的、呼吸着的产业。我们拥抱神放在青使历程中的一切东西，也继续在这个产业上散布光亮，并将其传递给愿意跟随而来的人。我们要么有一个局部的异象，要么有一个对全体事工的负担。有时我们说自己不参与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的事工是敬拜；我们称传福音不是自己的领域。有时候，我们的工作方式非常死板，充满了条条框框。

几年前，我去探访一个基地。接待部门的人接待了我，带我去到我的房间，然后给我一个欢迎的篮子，里面还有张很好的卡片。当我离开房间的时候，有股强烈的孤独感。好像整个基地就只有这一个人在负责接待。她在自己被指定的安排里做得很好，而对于其他青使人来说，他们都活着自己的世界里。当我们对整个使命有负担的时候，那么就会对传福音、接待和敬拜都有负担。

遵循同样的原则，我想接下来重点讨论基地和事工的发展。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任何事工或基地都不应自动拥有自主权。

自主不是一项在事工一开始就可以马上获得的权利，而是一项殊荣；是事工在不断成熟和成长的过程中、带着一颗互相倚靠的心而形成的。比如，我儿子18岁的时候去南非读他的门徒培训学校（DTS）。他那时开始有自主权，但在之前却并没有这项权利。由于他要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旅行，所以我给了他一张银行副卡，这样，在有突发情况的时候他可以从自动取款机取钱。然而，他12岁的时候可没有这种福利。我在那时候绝对不可能给他一张借记卡或银行卡，因为他在那个年纪还没预备好去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

现在他已经长大，我们也共同走过了许多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父亲。我对他犯过错，他也对我犯过错。我们很多次都彼此请求过饶恕。他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父亲，我也按着主的法则把他培养大，甚至现在我们还是在继续这个过程。他的责任让他有了新的自由。这个自由是通过我们彼此很深的信任而获得的。

正是因为这种信任，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才使他获得了更大的自主。为什么他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信任他、他也信任我。我们互相寻求忠告、在一起互相商议、也一起同行。

在那之后又过了很多年，现在他已经和一个属神的女人结婚，在另一个国家居住，凡事自己做决定，也自己处理资金。但他一直都是我的儿子，他知道他随时都可以来依靠我。我们之间保持什么？有什么一直在那呢？是坚实的信任，是深厚的关系，是珍贵的爱。

当有一个使徒根基的时候，基地和事工的自主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需要察验的，是彼此间信任的深度和关系的坚固程度。

通常，我们对一个领袖是有很强的信念还是很强的控制欲会分辨不清。有时我们以为每个有很强个性的、充满前进的决心的领袖都是呆板的、使人恐惧、并且丝毫不留余地给他人。我们会发现控制型的领袖至少有两种表现：

1. 他们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所有事情都必须确切地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通过某种具体的方式达成；
2. 他们有极强的个人魅力、会通过某种方式让跟随他们的人感到愧疚（甚至同情），以此进行操控并达到目的。

我们怎样去发现强有力的领袖和控制型领袖之间的区别？

有些领袖有很强的个性和信念，但他们倍增了许多领袖，并给每个领袖自由去按着自己的性格成长。他们在自由、主动和创新的环境中发展了多元的事工。他们自己扮演了父母的角色，因而，他们的后裔也学会了如何成为父母，就这样，这个家族逐渐增加并且壮大。但是当个事工在一个城市或国家确立了几年之后，拍板的却仍然总是同样的人，那么我们就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如果没有一个超越领袖的个人异象的异象，并且但凡与这位领袖的心意不合的任何事工都无法开展时，我们就需要帮助了。在控制型领袖领导下人们总是很难达成一致，而且事工的果效也甚微。机器的齿轮总是会卡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个青使已经确立的国家引进死板的政策在新兴的事工中。很多情况下，已经确立的事工和新来的事工之间先前并没有关系，要确定良好的关系和沟通就更难了。这是因为相对于关系而言，双方都对事工更感兴趣。换句话说，我怎么能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尽最大努力与他人好好相处？

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想让各方达成一致，也不仅是为了更好的沟通，而是有更深层的意义。也不是为了让各方能变得更加敏感，让出自己的一些权益。所罗门的智慧从来都不是要把孩子劈成两半然后让两个妇人各得一半，而是通过这个来验出她们的心。这样他做到了100%公正，并将完整的孩子给了真正的母亲。

没有人应当去掌控、或独自统治一个国家或城市。同样的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人不应当臣服在控制型领袖之下。然而，我们永远都不应当去悖逆那些有真正属灵权柄、并且在某个城市或国家发展有效翻转工作的人。如果你在某个城市有自己的属灵父亲或母亲，那

么就不要像个孤儿一样到处游荡。去寻求他们，去靠近他们，这样你的异象和事工会大大地丰富起来。

无政府型就跟控制型一样可恶，是用自由工作的心态隐藏想要独立的真正心理。个人领受的启示、或神在我内心所启示的一些新项目，需要依靠其他顾问的智慧来共同完成。圣经从来都没有教导我们要独立，而是教导我们要自由。我们中的很多领袖正在建立健康的、坚固的，并且在不断倍增的事工。神是他们背后的支援，而且他们也有一个更远大的异象。如果你们看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那么就跟随他们吧，在那里与这些使命的（属灵）父母们待在一起（约书亚记一7）。如果可能的话至少与他们待一年以上，这对于你或你的事工绝不会是一个浪费。

在一个国家的属灵权柄并不是因着青使或领袖在那里存在多年、或依据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和资源而获得的，而是通过那些领袖对一个清晰异象的回应、并参与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及差派宣教士去其他国家而获得的。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事工大家庭，而不是事工旅馆（所有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一些家规，然后各干各的）。我们需要选择要成为哪一个：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旅馆。

我想就自己从参与过的一些青使事工中领受的观念和感受，来举几个例子。这能看出他们是怎样一起运作，是如何彼此联结，又是以何种方式与外界联系的。

1. **独立而相互隔离的运作方式。**在同一个地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青使事工，但他们都有这样的态度：“我有自己的资源和人脉来建立自己的事工，我不需要其他人。我自己能安稳落地。”



2. **独立而彼此连接的运作方式。**我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尽管我与其他青使的事工也有联系。



请注意，当我们说到分散型事工（decentralized ministries）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为了达到分散，我们要先集中才行，要先有一个核心。如果最开始就没有一个核心的源头，那也就无所谓分散了。这跟“伞降式分散”的观点无关，并不是无缘由地到一个地方事工。我们能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里面分散的前提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源头将彼此连接。

3. **封闭在一个泡泡里。**我们的学生、项目、同工、短宣都是自给自足的，与其他基督肢体分离，也与社会疏远。



4. 有强烈的共同身份，却有着多元和分散的异象。从内而外、从上至下变化发展，就像生长的树苗一样。树枝伸展开来并繁衍增多，结出丰盛的果实，而所有这些都是从同一个根和树干而来。



正如之前提到的，我们有着一个美好的身份，就是一个倍增的多元化家庭。这种观念能让我们把他人包含到自己的事工中。同样，那些有着相同的信仰并愿意加入的、即使还不是青使的一部分，也可以跟随我们的异象。就如我的妻子玛莎，她负责“转变的国度” (Changed Nation) 下面一个 “信心的女人” (Women of Faith) 的事工。这是一个由青使的女性们带领的，有成百上千个女性领袖在全国范围内参与着的事工。

## 第四章 基地 VS 宣教团体

当我们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各项事工来制定框架，那么每项事工都会有自己的计划表、任务、草案和规定。我们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工作，遵行自己的计划表和责任；一旦工作完成，就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在自由时间和休息天，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来问我们任何事。因为归根到底这是我的生活！

有时甚至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们感到需要另外安排时间来与基地上的其他人社交。我们把这当成日程表上的另一项活动。但我们的目标并非创造一个容纳多项事工行政中心的杂糅体，一个同工们在工作环境中尽最大努力彼此联结的地方。

青使的一切都在乎关系。当然我们需要在工作中继续前行，但不能因此牺牲彼此间的关系。让我们不要忘了主要的焦点，就是人本身。

此外，我们不是孤立于基督肢体的一个团体，不是社会的异类，不是一个在自己的围城里创造更好的充满平安和爱的世界的群体。我们不应该目光短浅，只看自己和他人的事情。我们是一个有目标的团体。我们是先知性的团体，一个建立在神的爱之上的团体。不管去到哪里，我们都相信、活出并宣告神的真理。我们是使徒性团体，在坚实的根基上建立起来，去一些我们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做一些我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我们有的是革新和开拓的精神！

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团体，不是因为不管喜不喜欢都得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是因为我们选择委身在彼此的关系中，以爱、彼此服侍和共同目标为基础。我们聚在一起去做任何符合神心意的事，就是神不断启示给我们的、关于每个城市和国家的事。

一次我在探访一个基地，那个负责人有点担忧地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基地感受不到那种属灵氛围？”我首先以几个问题来回应他：

“你们的领袖们下午5点后都在哪？”我问。

他说：“都各自回家了。”

我又问：“你们基地有多少个床位，其中又有多少是同工们在使用？”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奇怪地看着我，但还是回答说：“75%的床位是学生们使用，剩下的25%是同工使用，那些同工大多加入不到一年时间。”

“那你们有多少个同工和领袖是在这个基地培养起来的呢？”我说。

“大约50%”，他答。

一个团体的属灵氛围通常是由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灵性决定的。

你的基地是谁在门训学生和新的同工？在这样的基地我观察到很大不同：就是有70%甚至更多同工在同一个地方读了DTS。他们与基地的联系更紧密，归属感也更强。我的重点是什么？是每个青使人在完成DTS之后都必须呆在同一地方吗？一点都不。相反，我想表达的是，每个青使人都应该抓住机会在自己受训的基地稳固地坚立自己，并在一个健康的领袖团队的自然权柄下成长。然后，当神带领他们去到任何地方的时候，他们都能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坚实地、有果效的事工。

我在世界各地那些茁壮成长并结出果实的青使团队中发现了几个共同因素。有些之前已

经提到了，还有些晚点在这本书里也会讲到。你不需要去认同我这张清单上的每一个点，但是希望它能激发你更多思考。

在以下情况下人们会成长：

1. 当前领袖是属灵父母，是开拓者，或者该领袖从他们原来的领袖那里继承了属灵遗产（DNA），并追随那些原领袖的脚步。
2. 基地的大多数同工（至少70%）是在当地完成DTS，并在当地建立自己，且有很强的归属感。这是一个坚实的鸟巢，并不是让他们余生都呆在这里，而是当他们飞走的时候，能学会怎么建造其他健康的鸟巢。
3. 基地中大多数领袖和他们建立的事工与这个基地的负担相同（即便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例外情况）。
4. 这个团体不仅仅是动员人们去“海外”，还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5. 这个团体应该是一个倍增的团体，不仅仅是人数方面，还有在他们的身份并他们所做的这方面来增长。
6. 尽管有多元化的学校和事工，但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基地来联络所有，比如传福音、代祷、饮食、敬拜等。培训学校融入在基地的日常生活中。
7. 基地里有对行神迹、医治、释回事工和属灵争战的信心氛围。
8. 有家庭参与事工。
9. 在青使成员和事工中不断互相款待（如果这个慷慨的火焰下降，那么我们的力量也会摇摆并消灭）。

这些点虽然简单，但是却很重要，而且会在我们事工的每一天中带来重大差别。很重要，我们需要把这些记住。

团队中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青使的家庭的力量。几年前有个大基地的负责人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主要问题，是与基地上的家庭太多有关。

其中一些情况包括：

1. 家庭内部与孩子们的冲突，以及因为太靠近团队里其他孩子而挣扎。
2. 家庭里的母亲们只有很少或者根本不参与事工。
3. 因为家庭内部的情况事工效果低下。
4. 只有一个配偶侍奉青使。

关于这个我们可以谈许多，但是以下这些观察应该能暂时解答。

### **基地上的家庭**

有些时候为了获得更多休息，我们需要离开基地居住一段时间。我明白有时我们需要更多的隐私。有时人们不尊重我们的隐私，把我们的房子变成一个团队聚会处，让我们受够了。当然我们需要纠正一些事情，也要去找到可行的方案，但是在过去这几年，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关键性领袖搬离基地。刚开始你很享受，因为确实很好也很健康，但是过些时候你就会开始依附这个生活方式，并且不想再回到基地。这就开始令人头疼了。不是在刚开始，或者第一年，而是之后。基地之所以开始失去其属灵权柄，是因为我们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问题的发生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领袖的缺席。因为我们已经厌倦了处理问题，我们开始把自己关在家中或办公室里用远程的方式来领导。但在基地外并不总有解决方案。在家庭和事工的巨大压力下，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家寻求庇护。这可不总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能会想：主，我想照顾家庭，但是也想成为青使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不想失去团队生活，因为在团队生活中有一种很强的恩膏，而这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个很大的祝福。

大部分情况下，一对夫妻离开基地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之间有未解决的争执。我们经常倾向于认为是因为孩子的问题，但其实不总这样。更多情况下是孩子们因为看见父母痛苦而痛苦。如果孩子听到自己的母亲一直抱怨或者听到父亲说一些关于青使和基地的负面的话，那么他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进去，直到有天说：“爸爸，我想离开基地，我厌倦青使了。”我们会这么回应说：“看，是因为孩子。我的孩子需要更多空间，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环境，这个基地对他们来说压力太大了。”我们说这是我们离开的原因。

然后，尽管听起来这是原因，但并不是真正的缘由。这就是为什么离开基地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每一个离开青使的家庭都是因为没处理好婚姻矛盾；我之前的话语也并非针对已婚夫妇的指导性或决定性话语。再者，玛莎和我现在就不住在基地里（尽管我们就在基地旁）。提出这些是为了让我们与主一起来处理。

我们的人生和事工有不同的阶段，每个不同阶段也可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参与。有小孩的家庭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现在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丈夫会在青使服侍，而妻子把自己奉献在孩子身上。警告！小心，因为他们的下一步就是要搬离基地了。妻子开始感觉越来越多的压力，即使她允许丈夫继续事工，但她开始打造自己的世界。她可能还是会去参加一些聚会，但她已经不再是其中的一部分了，不再参与了。

我的妻子频繁地为布道而旅行，她同时也领导基地并有很多其他责任。但以前并不总是这样。我们的孩子现在都大了，所以我们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有段时间我们孩子都很小，玛莎必须花更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她以前没法旅行太多，也不能像现在一样花很多时间在事工上。我们知道生命的不同阶段，该优先的东西也会变化。

然而，不管是有一个孩子还是二十个孩子，有一件东西我们一定不能失去。不管是在做饭、换尿布还是洗衣服，我们都不能失去热情，就是把我们与使命相连接的那颗心。我们需要保持对基地上现时发生的事情的兴趣，并找到一个继续参与其中的方式。

我记得有几个女孩来到玛莎面前，她们问她是否可以聊一下，是否可以为她们的一个问题祷告。玛莎当时和孩子们在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她还是答应说：“到我家里来吧。”在那里，她洗衣服、换尿布和做饭的时候，门训那些女孩，帮助她们的项目。她不能去旅行、也不能把自己想花的时间都奉献在基地上，但她的心还在使命中，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作为丈夫和妻子共同付出。可能对于男人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帮助妻子，让她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到事工中。也许我们有些人还需要学会做饭或者搞卫生。

最关键的一个细节就是婚姻中的双方都要委身在使命上。即使他们不能在事工上花同样的时间，但是两方都应该要感觉到自己是参与其中的。如果这个没能实现的话，那么你们的婚姻、事工和其他人都会遭殃。双方都被青使呼召、双方都是呼召中的一部分，神的异象是给你们两个人的。如果你采纳这个建议，那么你们的孩子也会享受其中，尽管你自己可能不会太舒服，但当你们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你的孩子会继续在青使事工，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完全和祂在自己父母身上的呼召。

当然，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注意和关爱也更多。在这个阶段，母亲在事工上的参与是有限的，但只要对神有热情和能认识到在青使中是一项殊荣，那么母亲总会找到一些能全心参与的方式，即使是从家里参与。所有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态度也会很受鼓舞。很遗憾，有些母亲习惯把自己的孩子当借口来躲藏起来，争辩说自己没办法参与到任何事情中去。我说这个，不是为了挫伤任何人，而是帮助我们来发现怎样去帮助基地中的家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参与到大使命里。

## 第五章 领袖 VS 牧者/属灵长辈

一次有个基地领袖对我说：“我需要为门徒培训学校找个负责人。我在想从其他的基地上请一个过来。”

“请不要这样做！”我告诉他：“那些你门训了的领袖呢？”

“一个都没有。”他非常诚恳地回答说。

“如果你持续现在这个样子，那么永远都不会有！”我说道。

我们可能在某个事工中需要一些领袖。我们可能需要招募更多同工。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发邮件来填补我们机构中的空缺。但让我告诉你这个：**有好的领袖并不足以来传递我们使命的基因（DNA）。**

经营模式和它们的使用手册、系统、方案甚至它们的价值体系等对许多公司和员工都是适用的。然而，一个使徒性的宣教团体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只是一个机构，那么我们可以不需要爱就能领导。我们可以带领活动、项目和所有的团队，但是我们不能把人们带到生命中去。

在为人父母的过程中，玛莎和我不仅仅是教会孩子怎样骑车、刷牙、穿衣和整理房间的人（这些事完全可以由一个指导员来教授）。但是为了教会孩子们去成为家人、去爱去分享、去原谅、去服侍、去给予、去尊重、有正直、怜悯、学会如何生活，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成为好的领袖，而是需要从他们生命的最初几年开始带领并塑造他们。

那我们在招募同工的时候需要做什么？

让我们从最开始说起。基地领袖需要把青使最重要的方面来作为根基确立，就是在全世界把我们联合起来的東西：门徒培训课程（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读了两次DTS）。有时我想是不是所有在领袖职位的人都应该重新读一次DTS。DTS是最好的门训同工的方式，会帮助同工与领袖团队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并且把异象传递到我们的基因里。他们会成为继续带领下一个DTS、并在所在的城市和国家兴起事工的门徒。他们会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更好。

使徒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拉太书四19）。要建立门徒会痛苦，因为有很多的爱，也有很多降服。

“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前二8）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十一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十11）

我们怎样才能以这样的心来带领？从机构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只有一颗使徒的心，我们才能从自己的脆弱（敞开）、爱、患难和喜乐中去带领，并把自己奉献给与我们同行的人。

除非我们愿意在他人身上投入、去塑造他们，否则我们无法带领他人。我们有些人发现要

成为属灵父母之所以很难，是因为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当过孩子。我们成了孤儿领袖。一个孤儿领袖只能倍增出更多孤儿领袖。

但，我们总会有机会去寻求属灵父母，总会有一个契机让我们去处理自己的孤儿处境，并为其他人成为我们从来没有过的父母。

又有一次，一个基地领袖与我分享说：“读了DTS的学生们要么不留下，要么留下很短时间就离开了。”

我问她：“那么新的同工在服侍中会遇到哪些真正的挑战和机遇呢？”

“呃，”她回答：“他们会在DTS中做同工，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基地的后勤。”

我又问她：“那你作为领袖，如果有新同工参与的话，你会有哪些挑战？”

如果我们没有走在一个清晰的异象中，那么我们不能期待其他人跟随我们。

我观察到很多年轻人，在完成DTS之后，会呆上一年，或一年半，然后他们就离开青使。他们中大部分的人都参与到自己最了解的东西中去，就是DTS。他们服侍一到两个学期，然后就离开。他们没有人可以跟随！他们没有什么挑战需要他们继续坚持下去。

在有些国家，要招到学生比其他地方更难。那我们该做什么？现在我们很多领袖就是从街上找来的，有些是从吸毒或其他艰难的状态下解救回来，我们把他们领到耶稣面前。还有些是背离了信仰，在与主和好之后读了DTS。换句话说：如果学生不来找我们，那么我们就去找他们，到街上去找他们。

## 第六章 培训 VS 门训

80年代末我们重新开展阿根廷的青使基地时，“门徒”这个词仍然在基督圈里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自在。不仅仅是在阿根廷，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门徒”一词与某种程度的控制和个性的消除联系在一起。

其他群体的人会跟我们说：“门徒训练应该由当地教会来做，青使应该限制自己在培训宣教士上。”听起来非常好，但在实际中我们看到DTS对每一个学生的个人生命是多么关键。

经过多年我们发现门徒训练不应该只限制在一个6个月或一年的项目上，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能通过一些好的培训来丰富门训这个生活方式，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然而，培训永远都不能取代门徒训练。我们很多青使成员在从学生转变为同工的时候会经历一个严酷的打击。他们在作为学生的时候被照顾得很好，有个性的门训一对一时间、小组、事工时间以及其他。

那么现在呢？你是同工了！但愿神帮助你。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需要读两个DTS才能达到以前一个DTS就能达到的效果。现在的学生比以前遇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因为毒品、虐待、各种性变态、残破的家庭、消费主义和不信而破碎。不仅这样，他们还有孤儿般对爱的缺乏。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学校在天父的爱、内在医治这些方面事工时，会对学生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然而，如果以为这样就算完事了，那么只是一个幻觉。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培训只不过给了我一些可以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工具，门徒训练则是为我的一生和事工来做准备。如果只是为了培训你，那么我并没有必要去爱你。我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案、信息和所有其他项目。但学校本身就不应该是终点。我们开办学校并不是因为其他人也在这样做，或者是为了在万国大学建一个学位，当然更不是为了找些学生来为我们基地的运转提供财务支持。我们的培训项目应该是我们对事工的异象的回应。这个异象是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城市发展了，并且想在其他国家发展并倍增。

很多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从神学院毕业并按立牧师，却没有机会在这之前去牧养其他人。他们接着就去寻找一个教会来打磨自己的第一批兵器（好像这样去试验是件好事儿一样）。太悲哀了。他们应该先去并证明自己可以做一个好牧者才行。作为一个新牧师，他/她身上的压力该有多大，而且接收他们的教会也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这个新人会怎么做？他们会把从神学院领受的学术包裹传送给这个新教会。

有些教会在基督徒的出版物上打广告寻找牧师：

“我们的教会在寻找一位青年牧师；要活跃、革新、有创造力。不超过30岁。每周工作35个小时。薪水按周支付。”这样做真是可惜。牧者不应该只是牧养人而已，还要按着各自的样式去倍增更多的牧者。

我们作为牧者应该去门训未来的牧者，就是那些与我们同行并一起成长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有这样的恩典去牧养的时候，或者发现其他人在寻求他们、听从他们、并跟随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去鼓励他们继续行在已有的恩典中，可以培训并帮助他们成长。

这个原则对于基地和事工领袖也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在自己的同事中创造未来的领袖。你要去孕育他们，在与他们同行、侍奉主的时候塑造他们。

这样来看.....

我们开展培训课程是为了响应已有的事工。换句话说，我们先在某个城市开展辅导事工，然后再开办辅导学校。这就能防止我们跌入一个培训人是为了让他们去培训更多的人的恶性循环。否则我们是在培训，还是在瞎搞？

今天，在青使中，哪里有能在各国事工的辅导员？哪里有耶稣对他们门徒的心意？哪里有使徒保罗一般的门训属灵影响力？

## 第七章 工作人员 VS 神的仆人

当我们刚开始事工的时候，我很着急想看到结果。我想让阿根廷的教会看到我们青使的事工是很有建树的；我想成长。青使当时在南美已经建立起来，我也看到神在其他基地倾倒下来的祝福和神迹。我也想成长。我现在不太确定是否自己当时心里的所有动机都是单纯的。我想在世界各地招募新的同工。我在《去到万国》手册里写道：“我们需要这个、这个和这个。来一个吧，都来吧。”我们写信，让所有其他基地派遣短宣团队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有团队去智利，有同工去哥伦比亚，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就是没来阿根廷！

我的领袖培训学校有很多项目、很多组织，但是只有一个小问题：我没有钱，也没几个同工。我们事实上在青使没有任何经验。我想邀请一些青使的领袖过来建立，但是一个也没能说服。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完全走在了神所带领的反方向，我建造的方式不正确。我在跟随一个机构性的异象。

我需要自下而上建立根基。我需要去形成和塑造那些将来很多年都要继续建立的东西。许多读完DTS后留下来的人都很年轻。有些人可能倒退了一段时间，但又与神重新和好了。有些是我们短宣的时候得救的，然后来读DTS。还有些是从教会来的，因为他们的牧师认为他们老是找麻烦，想踢走他们，就把他们送到青使。

在最初的几年，我们没看到任何可见的成果，但是主使我们确信要继续在同一个方向前进。这并不是为了苟且生存，也不是为了维持现状，而其关键是我们应当如何继续建立，以及用什么材料来建立！

现在我们在阿根廷和其他国家有十四个团队。这些团队中事工的青使人有超过90%是在在我们这完成DTS的。

这些人也不都是从阿根廷来的，而是来自26个不同的国家的。而且每一个神从其他国家带来加入我们的青使人都拥抱了我们的异象和焦点，我们也都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行。在过程中我们也犯了好些错误，许多事也没有按着我们预料的发生，但我们继续建立并坚持神给我们的异象和感动。

列王纪下四29-35

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她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華，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

列王纪下第四章，讲到一个关于先知以利沙和失去孩子的妇人的故事。先知差派他的仆人基哈西，拿着他的杖先去，这样当那个孩子被杖碰到的时候就能活过来。但什么都没发生。先知必须亲自去，而且男孩只有在先知伏在他身上、手对手、脸对脸，完全一致的时候，才复活过来。

工作人员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就离开的人。他们为一个公司工作并完成一项任务。他们甚至可能是对工作非常献身的人，但却很少感觉自己是一个更大异象的一部分。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所建立事物的主人。他们通常有一个短期的期待，主要是基于自己的个人发展上。他们很难感觉自己是继承人。在困难时期，他们会为了走自己的道路而离开。他们只是工作人员而已！

工作人员不能让死人复活。

然而，多年来我在使命中看到很多青使人，他们远不止是工作人员。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上。他们有一颗为神大发热情的心。他们服侍人。他们是智慧的圣经老师。他们在万国中布道。他们为了福音承担了巨大风险。他们全职奉献去扩张神的国度，没有收取分文薪水。他们是神的仆人。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基督群体认为，如果你不是牧者，那么你就是第二等的。你在城市的教会中不会有太多机会去发言。太悲哀了。我在很多不同国家对牧师们讲过道，那些牧师都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当地的青使领袖，完全低估了他们。当我在公共场合介绍那些领袖的时候，我没有像介绍张三李四一样介绍他们。相反，我介绍他们为属神的男女、神的仆人。他们也确实在我们的团队中用很多的爱去牧养。当然，除非你自己开始相信，否则其他人也不会相信。你就是神的仆人，被呼召加入这个基督肢体中的美好家庭——青使当中。

我记得1978年阿根廷足球世界杯的时候，我第一次负责国际性的短宣团队。我是那个15人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名，却是团队的领袖。这太疯狂了。当我们到达那个要一起事工的教会时，是与维金·阿曼（Wedge Alman拉丁美洲青使之父）一起。当他把我介绍给那个牧师时，他给了我所有的尊荣。他说：“这是阿里甘卓（Alejandro），是我们团队的领袖。”就好像我是比利·格林汉姆（Billy Graham）一样。我当时非常激动。维金这样的人影响了我的生命！

不管怎样，我还是得承认我们其中有些人只想当工作人员而已，或者只是想丰富自己的属灵和跨国文化经历。他们很快就抱怨，总是想着自己的权利。他们完成自己的责任，仅此而已。他们活在朝九晚五综合征中，把自己的工作限制在时刻表里。

我们有一个青使成员不停抱怨，而且总是拉长脸。

“这个基地没有一点秩序，”那个人会说：“没有一个管事的。老是很脏，到处都很乱。”有一天我止住了他，说：“如果你对某一个人有意见的话，就直接去跟那个人说。但是不要再用你负面的评论来污染基地的属灵环境了！如果你觉得在这里并不是一项殊荣，那么没人会强迫你留在这里。没有人要抢走你的薪水！”

如果我们并没有喜乐也没有感到荣幸，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在一个地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可以定期问自己的问题。

当你在建立一个长期的事工时，不要着急去到处招募工人。有些事工很快发展并蓬勃起来，但当建在沙土上的房子崩塌时，所带来的令人头疼的问题就会更强烈也会更持久。

一些年前，我从电视上看到一篇来自尼加拉瓜的新闻报道。一位108岁高龄的妇人被请去参加电视节目，她的家庭也一起，一共150人。那位主持人，被这个庞大的家族包围着坐在那里，问这位妇人：“奶奶您告诉我，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呢？”那位妇人耸耸

肩、非常轻描淡写地回答：“我什么都没做啊.....我唯一做的就是照顾自己的八个孩子，然后他们照料其他的。”

她非常顺理成章地靠着自己的孩子去倍增。让我们也这样，从DTS开始塑造并建立门徒，这样他们就能把我们的基因传给后代。

## 第八章 牧养关怀 VS 牧养生命

西班牙语中，“牧师”这个词既指照料羊群的牧人，也指牧养教会的牧师。在英语中，我们对羊群用“牧人”，对教会用“牧师”。

阿根廷南部有许多的羊。虽然它们看起来很养眼，但与羊群呆在一起却不总是那么愉悦。雨后，当太阳晒干了羊身上的毛，羊群会释放出一种气味，这种味道可不像法国香水那么好闻。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牧人的话，你很快就能从他们身上的味道分辨出来。我的好朋友格勒摩·普仁（Guillermo Prein）说：“如果你闻起来不像羊群，那是因为你没有在牧养羊群。”

真的不可思议，正如耶稣那个年代，现在的羊群也认得它们牧人的声音，并且乐意跟随他。如此自然。好牧人总是愿意为了自己的羊群去冒生命危险。大卫就是这样做的，他击打狮子和熊来保卫自己的羊。

当自然的事情被机构化的时候，就会使之僵硬。

如果我们用机构性的眼光去看待教会和事工，那么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牧养工作上。很明显，对于不同类型的事工，有些人比他人有更多的恩膏。这个我们能看出来。我们有些人在牧养方面有特别的恩典，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就要留给这群“专家”。也有些人在传福音或敬拜方面有特别的恩膏，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呼召去敬拜和传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

在牧养工作上也应该是这样。我是我弟兄的看护者。我们被呼召去彼此关照，在其他人身上去倍增自己并且结果子。这不仅仅是针对项目，针对人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个人危机中，有挣扎和困难的时刻。当我们个人的挣扎看起来像是无法击溃的巨人一样时，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打急救电话911，拉响警报，基地牧师和辅导团队出动，就像火警来灭火。他们服侍我们、为我们祷告几次，然后接着去灭其他的火，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职责。感谢神，他们有如此甘愿的心，随时准备倾听，在关键时刻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虽然这看起来很好，但是并没有完全反映出我们要达到的那个使徒异象。我们团队和事工的生存法则应该要建立在牧养的根基上。门徒训练不仅仅是依靠两三个在这方面有恩赐的人而已。他们必须自己是门徒，就是在所有事情上，不管是出是入、是服侍、是事工、还是吃饭等方面都能门训他人，并且这些人以后也能门训其他人。这就变成了一条门徒训练的链条，被门训的会反过来门训他人，而这些受训的以后也会门训其他人，就这样一直下去。这是基督肢体自然成长和工作的过程。

当这个过程融入到我们的基地和事工时，就会自如发展。这应该是我们使徒属性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DTS这么关键。现在就是改变的时刻。

当基地领袖们问我该如何把这个原则付诸实践时，我建议他们把笔记本放在一边，把会议也停下来一阵子，并开始亲自去领导DTS课程。他们应该走到街上去与同工们一起传福音。就是从最开始来塑造自己的同工，在发展其他事工的同时也继续打造和塑造门徒。

对我来说，和别人坐在一起并倾听他们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更喜欢谈论项目、事工、策略、万国和福音。

像我这样的异象驱动者一般都会有这个倾向，但是事工并不总是关乎往前冲（有时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跑向哪里，但还是在继续奔跑着），而是关乎建立。若不是因着玛莎和其他一些我们第一批的门徒，包括约西·玛利亚（Jose Maria）、罗珊娜·李斯特（Roxana Liste）、丹尼尔（Daniel）和诺玛·依查（Norma Etchart），还有其他人的话，今天的我们应该会大不相同。

正如孩子们教会我们怎样成为父母，他们也教会我们怎样去门训。他们教会我不仅仅成为一个奔跑者，也成为一个建立者。如果像我这样的异象家都能学会成为一个牧师和门徒的话，那么其他人也一定可以学会。因为这不是关乎某个特定的职位，而关乎一颗开放的、脆弱敞开的、并且有爱的心。

## 第九章 下达任务 VS 传递产业

在一个机构中我们可以发展多项任务，直到有人来接替我们，我们就把任务移交给他们。这是我们完成任务的责任转移给新人的过程。新人会学习这个系统是怎样运行、这个机械系统是怎样运转的，直到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来自己操作为止。在这里我们说的是工作、任务、表现和责任，当这个移交的过程进展顺利时，商业或组织就会有效运行。

使徒性的使命却不一样。它是超越于任务的，比起一项工作的有效性更为深远。我们说的是有恩膏的人，是有属灵权柄和品格的人，是爱神并且行在对神的敬畏里、满有信心的男女。

使徒性的使命并非一个固定模式，而是关乎一个产业的传递，是把我们心中最宝贵的东西放在他人里面的过程；是分享我的生命、被圣灵塑造的生命，并把这样的生命放在那些靠近我的人里面；是关乎一起行走，一起传福音，并教导一切——从怎样赶鬼，到在实际情况中去解决争执、在压力下做决定，就如以利沙不论何处都跟着以利亚一样。

这也不是把我的火炬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只要神愿意，我会继续携带祂给我的火炬。但我也会尽可能来点燃更多的火炬，这样我的火炬就会在四围蔓延。

如果我们在移交领袖职分的时候没有传递产业，那么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作为领袖，如果我们在移交责任的时候没有传递产业，那么就会失去我们真正的基因——使徒的恩膏，并且下一代就会由孤儿领袖来带领了。

## 第十章 学生 VS 门徒

一个学院或培训中心的学生总是来了又走。他们注册、交学费、领受知识、然后毕业离开。在我们培训中心上课的学生还会接受属灵方面的影响。一个DTS结束的时候，另一个又开始。一群人走了，另一群来到.....下一个！

我们希望学生能体验到一个好的学校。如果有些教授的教导非常有帮助，那么我们每年都邀请他们来教导同一个课题。通过好的教授来建立好的教导，我们确保DTS的成功。但很不幸，好的教导和教授虽然重要，却还不够；因为带来真正影响力的是那些在DTS服侍的人的质量。

当我们进行DTS的时候，比起接待来来去去的学生，还需要做更多。我们是神的仆人，在这里是为了培养门徒。这些门徒是我们所爱的人，也是我们从心的层面接触的人。比起某个项目是否成功，我们对这些门徒的生命更感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兴起新一代能翻转万国的使徒。

我之前提到的，现在的问题更深入是因为新一代的学生也更深。一个DTS看来好像不够，现在可能需要两个DTS才能在人的生命中达到之前一个DTS就能达到的目的。不管怎样，每个人都欢迎参加，因为我们的主继续在每一个学校行奇事并改变生命。

外面还有一群年轻人，等着被呼召、被挑战。现在的青使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存留给他们呢？翻阅我们的一些宣传单和网页上关于DTS的描述，我有点担忧。看起来好像是在试图推销一些有吸引力、革新、冒险却又完全安全的东西。这真的是我们吗？

我们展示一张照片，里面有不同国籍的开心的笑脸在享受生活，就像是一个好莱坞制作。后面的背景是一幢大楼，告诉人们他们去的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至少是个安全的地方。

如果我们没有一幢大楼，就放一张城市的漂亮风景照。这错了吗？也不一定。问题是我们想传递的是什么？我们的学校要吸引的是哪种学生？

我记得某个事工组织的培训学校有这样一张宣传单，宣称：

“如果你愿意吃任何摆在你面前的食物；  
“如果你愿意睡在任何地方；  
“如果你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放弃所有；  
“那么在这里有你的位置.....”

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广告后来怎样，不知道有没有人回应。我当然希望有很多人能回应。

# 第十一章 一般性的机构 VS 一个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致力于完成大使命的团体

我们事工的成功与我们有多少基地或事工、或者我们出现在多少个国家、有多少学校和同工等没有直接关系，尽管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增长时的确会很受鼓励。就如一个印度的布道家说的：“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利用所拥有的。”我们的权柄和属灵影响力正在于此。

作为一个致力于完成大使命的团体，我们要怎样在社会中产生真正的深远的变化呢？有很多的书和理论都是关于门训万国的，但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太多可行的模式让我们可以遵循。如果今天我们的基地关闭了怎么办？这个城市会去向何方？其他人会注意到你已经不在这了吗？你走了他们会难过吗？他们甚至会想起你吗？有人会感受到你的缺失吗，不仅仅是教会，而且是整个国内？你要怎样沿着那个方向走？你要怎样对国家产生影响？你们有多少人相信神要使用你去引起一个国家深远的转变？

你们的领袖已经打下了一片江山，现在轮到你们来占领地土了。那些躺着地上的巨人是被我们的领袖击溃的。我们当然可以庆祝领袖们的胜利，但是，我们是时候自己去面对巨人了，甚至是那些比我们领袖们击败的巨人还要大的巨人。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神给我们领袖的使命而活。神对这个世代有一个更大的异象，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们要“作比我（耶稣）更大的事”。

一些年前，我正在去往挪威的一个牧师代表大会的路上。当我在机场登记台等候的时候，我发现阿根廷航空公司的员工正在为公司近期的倒闭抗议。他们甚至在机场里扎了个帐篷。

“我们想工作，”他们说。7000人失业，而且已经五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所有的国际航班被取消，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公司都完蛋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航空公司在寻求出路。几个月过去了，这里的员工在试图引起媒体来关注他们的处境。

在候机的时候，我看到抗议，然后对自己说：总得有人去做点什么，不是政府就得是其他人。然后我就离开去挪威了。

在向神祷告祂的话语去分享给挪威的牧师时，我问神：“我应该讲什么道？”圣灵告诉我说：“阿根廷航空公司。”我感觉自己是房顶的彼得；我需要向400个牧师布道呢！所以我再次祷告，然后再一次领受到：“阿根廷航空公司。”

我问神：“是什么意思？”

“你回到阿根廷的时候，我要你聚集那些员工。我想要你使用青使来拯救这个公司。”

我对神说：“我们有门徒培训学校，有儿童事工学校，有国王的小孩，有宣教士。我们与公司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他们已经倒闭了！”

神继续跟我说：“调动青使成员。聚集那些员工。”

我坚持说：“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当我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看到机场的那个帐篷感觉很尴尬。我不敢接近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回到家，然后三天后去一个秘鲁的牧师大会。在那里，当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对我说：“在挪威的时候我说了关于阿根廷航空公司的事情，你没有顺服。”

“主，”我回答：“要我对一万个牧师讲道都没问题，但是你要我做的不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

“你愿意进到一个新的信心的高度吗？”祂问我：“你想要一个复兴吗？那么你就必须去到你之前从未去过的地方。”

所以我到机场，找到员工的领导们。我告诉他们我想要他们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祷告。他们当时极度绝望所以说：“好的，好的。让我们来祷告！”两天之后，下午7点钟，我们一队青使成员和几个牧师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带着这样的一个标语：“我们正在为阿根廷航空公司祷告。”

那里有一大批员工在等着我们；他们把我们的标语挂在楼上的阳台上。那个地方已经挤满了人，他们甚至为我们准备了一个音响系统。接着他们的领导说：“现在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想要感谢这些基督徒们愿意过来帮助我们。”然后他直接把麦克风给了我。

我在心里默祷，试着表现出一些自信，但是我里面在颤抖。那些员工的脸上都是悲伤和不信，背景也没有敬拜歌曲，没有“哈利路亚”的呼喊，气氛也感觉沉重。我开始宣告预言性的话语：“这个公司现在处在这个情况，是因为自上而下的腐败.....”

这话对于每一个人都很刺耳。

“.....但是如果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腐败、谎言、贪婪、不道德，那么神会行一个神迹，祂会来拯救这个公司。所以我现在要你们与我一同跪下，来求神赦免。”

设想一下.....当时在场的88%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非常绝望！我是第一个跪下的，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轻轻眯着。然后人群开始下跪，圣灵的同在也降下来。就在那里，一个国际机场里面，与一大群人一起，我们开始宣告圣灵的能力。

接下来人们开始大哭。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旁边观看的警察都大大惊奇。在破碎中，神的话语临到说：“成了！”

35天之后，神开始在这个公司动工。他们收回了飞机，所有的员工和一千名新员工被雇佣，还增加了新的旅行目的地。下半年的六个月中，这家公司盈利三个亿！都是因为青使、神的子民，在那里通过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来改变万国。希望这个恩膏也能临到你的生命！

2001年，阿根廷经历了一场严重危机，直接导致总统乘直升机逃离了政府大楼（粉色房子）。那时候主让我们开了一个国家祷告中心，就在粉色房子的正对面，让我们有机会在过去的六年中服侍许多政府人员。主一直在向我们启示新的与阿根廷这个国家有关的策略。

最近，我们的总统不接见任何的宗教领袖。没有牧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任何人能见他。

所以我们问圣灵要怎样才能向我们的总统事工。祂告诉我们国王的小孩可以做到牧师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请每一个国王的小孩的成员给总统写信。然后我们送了便条通知政府大楼有一群孩子正在路上要来提交他们写给总统的信。他们在国家儿童节那天去：利用这一类的节假日非常好，因为这些节假日被广泛宣传。将近400个孩子写了信。

儿童节前一天，他们去到政府大楼外面开始祷告。我们被告知总统不可能明天接见孩子们，因为他的安排很紧凑。作为安慰，我们还是可以把信交给他秘书的秘书的秘书。

但是国王的小孩并没有沮丧，第二天还是去了。他们再一次在政府大楼外面祷告。突然，有个人从里面出来，说：“我们允许40个小孩进来，有一个工作人员会接见他们。”所以40个孩子进去了，其他的留在外面代祷。

进去的那一队孩子把所有的信都带着。最开始他们被一个秘书接见，接着是另一个，然后另一个。所有的孩子都在祷告总统能接见他们，但是他们被告知是不可能的，因为总统正在接见巴拿马的总统，然后是惠普的全球总裁（Hewlett Packard），以及其他。那些人不知道的是我们与万王之王有直接联系！

突然之间，有一个大门开了，一个人走近他们说：“你们可以进来，总统现在可以接见你们。”

40个国王的小孩进去与总统会面，握着他的手，他们告诉他说：“我们有来自神的关乎你生命的话语！”他们开始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而且朗读了其中一封信：

“总统先生，我今年九岁，我正在为你祷告。如果你从你的罪中悔改并把你心交给主耶稣，祂非常爱你，祂将会赦免你……”然后总统呢……呃，他们可是孩子呀，他可不能烦躁！

另一个孩子为他带来内在医治：“总统先生，神希望挪去你对你父亲怀的苦毒的根，这样你就能饶恕他。”总统与国王的小孩在一起二十分钟，是任何宗教领袖都无法获得的。我们国王的小孩在那里祝福这个国家。哈利路亚！

连同阿根廷航空公司，在暴力、死亡、政治人物辞职、失业和工厂关闭的危机中心，神开始转变这个国家，而且我们有幸在其中担当一个领袖角色！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开门来宣告祂的公义和悔改，并触及到政府中去。

神让我们进到一些关键场所：政府大楼、高等法院、国会，去服侍政要、工会领袖和教会权威。在历史性的时刻、在公众呼求正义的时代传扬福音的和好和平安。

孩子也是这场为国家呼求的一部分。在政府大楼前面和其他关键场所有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有敬拜和祷告大会，我们在露天的地方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一起庆祝圣餐。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

**需要被填满的空缺、机遇和紧急状况**

年少的大卫当时正负责看顾他父亲的羊。他不知道当时的军事和政治事件将要比他能想象的改变更多。

我们也是，应该确保自己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年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动不在神的时间和意图以外。这些东西恰恰向我们显明了祂的时间。

在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与非利士打仗。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战场上去与扫罗王一起打仗，因此有许多的悲伤和恐惧。大卫的哥哥们也被送到战场上。大卫还太小了，不能加入以色列军队，因此他的父亲让他拿些食物给他的哥哥们，并把事情发展的局势和消息带回来。

大卫离开了自己日常的活动，带着父亲给他的使命，把哥哥们的食物带到战场上去。对大卫来说有两件非常清晰的任务：带食物去，并把消息带回来。回来之后，他会回到看顾羊群的日常生活中去。

他的父亲说他的哥哥们已经在与非利士人打仗了，但是大卫到达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

两方军队已经对质了超过40天，却还没有开战。这非常的不寻常，因为当时的军队一般都是7天后开战，彼此有一个安营扎寨的时间。

大卫到那的时候，两方军队对质，以色列军队在骂阵。骂阵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用来恐吓敌人，是勇气和打仗欲望的体现。骂阵，差不多就是说：“我们要把你们的头砍下来。我们要把你们撕成碎片。”他们希望让敌人战襟。

大卫观看军队，大地突然颤抖起来。有一个非利士巨人向前来羞辱以色列。当以色列军队看到巨人的时候，都惊慌逃跑了。

大卫就是这时候来的，当他看到正发生的事情，心里想：“哦，这跟父亲告诉我的情况不一样。战争还没开始大家就都惧怕巨人了！”

以色列向来是很擅长骂阵的，在战场上骂阵也是重要的。基甸和他的军队之前还利用骂阵获得过有利形势。这确实重要，但只是一部分而已。骂阵之后，你需要拔出自己的刀剑，向敌军奔去，并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追逐他们直到最后。骂阵是好的，是需要做的；但其目的是宣告战斗马上要开始，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步骤。

同样的，我们都需要成为好的代祷者，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进到敌军的领土，手上拿着剑。

大卫看到了军队的反应，同时也听到了一些稀奇的事情，就是25节所说的。他开始聆听人们的心思，他们彼此询问说：“你听说了国王会怎样待他吗，就是打败巨人的那个人？”

国王提出的赏赐：

- 荣誉和富贵
- 通过与国王的女儿成婚，成为皇室和政府的一部分
- 永远免去战胜者和他家人所有的税赋

国王已经绝望到提出了所有赏赐。

大卫听到了人们的谈论，但是他想确认一下，所以问道：“有人杀了这个非利士人，怎样待他呢？”他又去了另一队人那里确认。他现在知道了国内正发生的事情的重要信息。他已经发现了需求：“国王正在做什么？你确定他说了那个？”他去到其他人面前，问了同样的问题也得到相同的答案：荣誉和财富、与国王的女儿结婚、还有免税。

发现需求后，大卫对国王说：“我要去。我要与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战斗。”想象一下，当他说：“我要.....”，他已经被带到扫罗王的面前了。他直接面见总统，就像我们国王的小孩事工团队一样。因为混乱和恐惧的情况，大卫才有机会直接面见国王。

想象一下扫罗王的所有大将在过去40天极力寻求战略的情况。一个人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午饭后突然袭击”；另一个说：“我们对非利士人的攻击必须在黎明前。”他们都在谈论怎样去翻转自己的国家。很多人也在谈论着要怎样改变你的国家。他们可能在商议着要怎样翻转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

虽然有很多好的战略和想法，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却没有行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17岁的男孩出现了，宣告说：“我要砍下歌利亚的头！”他们一定是全都盯着他看。

他们可能回答说：“你是什么东西？安静！你太小了，我们才是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的人！我们已经为这个计划了40天，所以你就闭嘴吧！”

“不！”大卫回答：“我来是要告诉你们，我会砍下那个巨人的头！没别的了！”

扫罗环顾四周，看不到一个志愿者。他可能在想：“40天了，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出路？好吧，至少我可以给这个小家伙自己的战衣，这样他死的时候也是带着荣耀的。他会死在我的战盔里，国王的战盔。”

大卫穿上战衣后，走都不能走。我可以看到那些大将在耻笑他。“哈哈，他还想打败歌利亚，他甚至穿了战衣连走都走不了！”

青使们，神给我们的恩膏，是不需要战衣的。神会用祂放在我们手中的石头来影响万国。大卫穿着战衣无法行走，但是他知道他需要做什么。他说：“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我可以做到的，如果是按我自己的方式。”

大卫在这个情况中找到了一个急需填满的空缺。是其他任何人也无法（或不会）担当的职位。

他们在战争中，却没有人敢挑战歌利亚。许多人在骂阵，领袖们也有许多好的想法，却没有人敢走进战场打仗。

而我们，在阿根廷航空公司找到了一个急需填满的空缺，是能让我们带来改变的缺口。现在同样有很多的敞开的门在你们的国家，等待有人站起来接受挑战。也有其他的一些缺口，圣灵想要把它们启示给你。在我们团队去到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急需填满的空缺，有没人去过的地方，没人做的活动。

我们的一个领袖发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超过四十间亚洲教会。有日本、中国、韩国和台湾的教会，但那些教会的人都不认识彼此。他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在一次代祷中，神告诉我们去把他们联结起来，在这些不同的教会中间建立友谊的桥梁。

要说这个故事需要花点时间，但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一天中跑遍了这些亚洲教会，邀请他们准备一个台子，让他们分享一些他们文化中的典型食物和艺术。我们邀请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一个佛教的艺术团队也过来了，还有其他一些非基督徒们，结果有超过一千人聚集。我们是出席的唯一非亚洲代表，但那是一项无比的殊荣！

当天出席的牧师们，要我对会众发表讲话，所以我就开始讲到国家之间的和好。圣灵开始运行，人们开始把他们的生命交给基督。接着日本人向前来，向韩国人请求饶恕。这就发生在距离韩国和日本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在阿根廷！

在阿根廷有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和台湾人。我们现在已经有两次这样大型的聚会了。我们发现了一个急需填满的空缺，这个空缺让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人在阿根廷归向基督。他们现在给我们奉献，也去传福音给他们在世界另一方的亲人们。这都是因为我们愿意填补这个空缺。

被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呼求复兴，祷告说：“主，主！”就像是我们试图去说服祂一样，去扭转祂的手臂。我们在说：“加油啊神！”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去说服祂。祂已经被说服了，祂已经说了“阿门！”神是希望在万国中带领复兴的第一人，但是复兴并不是一个会自动发生的事情，它需要通过圣灵与我们一起同工才发生，是神和祂的子民一起配搭带来的。

复兴非常简单。我们都喜欢这些故事：大卫和歌利亚、迦密山上的以利亚、摩西和红海。突然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可以过，而当法老下海的时候，红海又闭合。“哈利路亚，多么奇妙。”但是在奇迹发生之前，如果我们是摩西、或者以利亚、或者大卫，会发生什么呢？当巨人站在你眼前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变成大卫吗？奇迹发生之前你真的愿意站在那些地方吗？那时候你就该双腿颤抖、口舌打结，感觉胃都痉挛了。不管什么时候你有这样的感觉，你就走在将要看到复兴的路上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都希望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看到复兴，在我们的舒适圈里。所以我们歌唱，希望在我们所认识的世界里看到神大能的显现。在这里，我们在掌权，是我们经历过的，也在我们的财务限度里面。在这里，我们感觉安全，因为我们在做着已经开始了的事工。站在这个位置我请求神说：“主，赐下你的能力，复兴我们！”

事情不会如此发生的。在我们受保护的和安全的地方永远看不到神的荣耀。

有多少人想在他们的生命中和事工中看到神的荣耀？多少人愿意看到圣灵的大能通过他们的生命流淌？你真的想要吗？确定吗？你真的想看到神的大能吗？

你不会在自己认识和可以掌控的地方看到。每一个在旧约和新约中属神的男女、每一个带来翻转和看到复兴的人，都不是从他们的舒适圈里看到的。他们需要离开自己的土地，离开他们的安全地带。

你知道自己的复兴在哪里吗？你知道在哪里发现圣灵的能力吗？你知道自己事工的恩膏在哪里吗？在“昏暗地带”，在“危险地带”，在那些你不是很了解的地方，在那些你拥有的不够、感觉自己还是个学生、感觉软弱的地方。

这就是你需要准备进去看到神的荣耀的地方。你需要做你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去你之前从未去过的地方。

大卫发现了一个可以看到神荣耀的地方：

1. 一个空缺
2. 一个机遇
3. 一个紧迫

你需要在那个危险地带，就是所面临的挑战超越了你的能力和知识的地方。

青使的事工是我们青使人所拥有的恩赐的表达和产物。作为一个领袖，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阿根廷聋人事工的需要。一年之前，神告诉我们一个同工去开始一项聋人事工。她告诉我说真的很不公平，虽然我们有聋人的翻译，但是他们需要一直坐着。她坚信神会兴起基督徒聋人来作为一股宣教的力量。她还宣称：“我们会改变这个国家残疾人的法律。”她想预备聋人基督徒，让他们兴起成为万国的先知。

这位女士现在正在领导一个全国性的翻转所有聋人的项目。在2009年七月，我们开始了第一个针对聋人的门徒培训学校。哈利路亚！想象一下！手语在每个国家都有点不一样，但是在世界各种语言中很多手势都差不多。所以就靠着一个小团队，她在用国际性的手语准备一个DTS。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让所有人都在同一个DTS里，不需要翻译。我们可以让韩国人、非洲人、拉美人、欧洲人都一起！这就把一个困难的事情变成了一个祝福。

我不知道在韩国有多少聋人，但是我们可以兴起韩国人、中国人和阿根廷人一起侍奉神。想象一下聋人向听人世界的听人事工。为什么不呢？这是青使。

我们在说的是空缺、机遇和紧迫！

当大卫看到整个军队在那，他本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应。他可以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是政府和扫罗王的问题。”他本可以冷漠，并决定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回到那些他熟知的事情。他本可以批判当时的情况，说：“看！就是扫罗王的问题。我就知道会出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糟糕的国王！”大卫还可以用失望来回应，说：“哦完蛋了，我们要被消灭了。”或者他会让神来做所有的事情，宣告说：“我们太糟糕了，希望神来帮助我们。”

然而，他说：“我要去参与解决。我要成为那个能带来转变的人。”

有时候我们相信政府应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然而，我们应该自己去寻求答案。在神的子民那里，往往能找到对那些最严重问题的最好解答。但对我们来说，往往很容易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而应该由其他人去解决。

当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1年一月接管政府的时候，他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他设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这个国家会成为你让它成为的样子。亚洲青使会成为你为亚洲青使做了什么而成为的样子。非洲青使会成为你为非洲青使做了什么而成为的样子。你的基地和事工会成为你为基地和事工做了什么而成为的样子。

要批判我们的领袖是非常容易的。失去勇气是非常容易的。变得冷漠而决定什么都不做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青使变得更加属灵，你就必须加入到这个改变中来。如果你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复兴起来，那么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宣教士出去，你就不能说：“我在这里，差遣他。”而应该是：“差遣我，我要去。”

2006年，我们市的市长和我一起祷告交谈，他告诉我：“阿里甘卓（Alejandro），行政大楼市政厅里的环境非常压抑，因为那些人、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多的问题。”政府员工被很多健康和家庭问题烦扰。

当他问我要怎么做的时候，有大约900个人在行政大楼工作。他把一个机遇放在我的面前，所以我就问主应该怎么做。我需要知道在这个地方产生影响的关键是什么。当我问神的时候，祂告诉我：“在市政厅里面开一个牧养中心，一个让青使成员和牧师每天都可以去向政府员工事工的办公室。”

当我与市长分享这个的时候，他认为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并开始描述他看到会是怎样运作的：“所以当你走进市政厅的时候，在接待处你提出自己有个问题很受困扰，然后接待处的女士会告诉你厅右边有个牧养中心，你可以去那里寻求祷告和帮助。”现在你可以去市政厅，然后每天你都可以看到青使成员和牧师在那里向政府员工事工。

神给了青使这样的恩膏，去看见并发现各种机遇。现在我们正在国内所有的机场建立同样的祷告中心。我们想看到国内所有机场的祷告中心那里有我们的青使成员。那样，他们就能为那些旅途中的人祷告，并为那些等候家庭成员回家的人祷告。

你也可以做到。事实上，你有机会做得比我们更好。神预备你将去到的领域是我们所未触及的，神要恩膏你的生命来诞生人们前所未见的新事工。我祈祷你也能得到我们这样的恩膏，并且神要给你们更大的恩膏。你想要这种恩膏吗？

神为我们开路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某个地方的紧急事件。有时候我们希望事情都是计划好、组织好的，尽管计划是好事，但很多情况就在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出现。然而就在那一刻，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否则就会失去机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分辨那些在我们国家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当你看新闻或读报纸的时候，求主来对你说话并从祂的视角告诉你在发生什么。要记得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事件并不是与属灵世界分开的。求主让你用祂的眼睛去看新闻，并用祂的理解去聆听，这样你就能在每个情况中分辨出那些紧急的东西。

腓利离开人群去到沙漠中，仅仅为了与一个人说话（使徒行传八26-40）。我们需要在每个时刻都对圣灵感。

2004年，著名的阿根廷足球运动员迪阿哥·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被送到医院，他因为毒品的作用差点死去。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棒的足球运动员，因为在1986年带领阿根廷取得世界杯的胜利而声名鹊起，但是20年的毒品问题让他差点毁了自己的生命。他入院的时候情况危急，而这个门诊离我们的一个青使基地非常近。有许多人过来看他，在医院外面等候他健康状况的消息，警察设置了差不多六米长的障碍。主要的电视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那里，包括CNN和其他国家电视台。每个人都想知道马拉多纳是生是死，因为他当时就处在生死边缘。

我们那时正在附近开展一个门徒培训学校，正在上课的中间。他们本可以继续跟着学校的计划走，但同时他们被教导要倾听神的声音。在一个小组代祷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话。祂告诉他们：“你们要为马拉多纳做些事情。整个学校都要去医院门诊外面祷告。”

这并不是我们学校的一部分。不是我们计划好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自己的

项目。神却说了不同的东西。我们想继续自己正常的活动，但是圣灵说：“去！现在就去那里！”

我们抗议道：“那里全是警察，到处都是电视台的摄像机，我们去那里做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

主唯一说的就是：“你们必须去。”

我们就问：“但是，怎么去？”

主就启示给我们看。你知道神给我们什么看见吗？祂让我们穿上全世界不同足球俱乐部的运动衫去。曼联、巴塞罗那.....很多国家足球俱乐部的运动衫。

圣灵会说这些事情吗？是的。是的，他会。你有没有向圣灵敞开让祂来对你说这些事情？

整个DTS都穿上世界不同足球队的运动衫去医院。他们从基地带了一个五米长的木头十字架，和一张海报，上面写着“迪阿哥·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我们在为你祷告。”他们到护栏前面，把海报挂在附近的一颗树上，然后开始祷告。马拉多纳病的很严重，没有人可以探望他，甚至家属也不可以。毒品带来的症状太严重了。DTS的学生开始祷告，向上张开手臂。我当时正在家里看电视，然后收到了一个从巴西打来的意外电话，宣称：“我们看到青使成员上电视了！”我把电视换到CNN频道，而他们就在那里，我们的青使成员们，有10余个摄像头对着他们，电台正在采访。所有人都想知道他们是谁，是从哪一个教会来的。他们回答说：“我们从哪个教会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来为马拉多纳的生命向神祷告。”电视播出那张海报，上面写着：“迪阿哥·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我们在为你祷告。”

不久后学生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市长问我：“阿里甘卓（Alejandro），我有个朋友是马拉多纳所在医院门诊的负责人，你想跟我一起去看他吗？”我那天就和市长一起去了。

我们进到门诊里，穿过警察设置的障碍。那个门诊负责人、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和精神病医生都在等我们。市长告诉他们：“那个，阿里甘卓牧师与我一起.....”

那个精神病医生看着我，问：“告诉我牧师，你跟那些昨天在这里的年轻人有关系吗，就是那些在门诊前面祷告的人？”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呃是的，我认识他们.....”

那个人盯着我说：“他们做的真是太棒了。我真的很想感谢他们。我从电视上看到他们是怎样为马拉多纳祷告的。”

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接着告诉我：“现在唯一能帮到马拉多纳的就是一个来自神的奇迹。非常感谢你让这些年轻人过来。”

我为自己的人感到非常自豪，回答到：“是的，我是他们所有成员的负责人。我是他们的牧师。”

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一定要帮忙！你能帮我们拯救马拉多纳的生命吗？”

在那之后，我连续22个晚上都回到那个医院。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马拉多纳对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在排毒的过程中也非常平静。我走进他的病房，开始祷告并按手在他的胸部和头上，斥退死亡的灵。神开始感动护士们，他们会在病房的门外跪下来祷告，神也开始感动那个精神病医生。马拉多纳开始恢复，甚至到了可以与我交谈的地步，所以我给他分享福音。他并没有把生命交给主，但是现在他知道福音了，并且有机会来做出回应。

阿根廷最大的电视台开始来找我，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能进到马拉多纳病房的人。他们想知道那个病房怎么样，他吃的是什麼，做些什么，睡的怎么样。电视台就在我后面，因为他们想要新闻。现在我有机会变得非常出名。但是圣灵警告我：“不要暴露你自己。要谨慎。”所以我告诉他们可以给他们信息，但是不能拍摄。因为主警告我要保守自己的心。

马拉多纳的生命就借着一个神迹挽救过来了。

神呼召青使去到那些没人去过的地方，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准备好在紧急时刻快速做出回应。

在阿根廷有两百万的玻利维亚人。不久前玻利维亚有一场大的危机，所以住在阿根廷的玻利维亚人都到他们大使馆的门前抗议，因为不断有死亡发生。当我妻子从电视上看到新闻直播的时候，圣灵告诉她：“你应该去那里并且为他们祷告。”

玛莎在“不同的国度”这个机构带领一个国家性的事工叫做“信心的女人”，她们的目标是转变和影响社会的关键领域。小组的每个女人都脖子上戴一个浅蓝色的方巾，与童子军有点相似，当她们去祷告的时候就能认出来。

玛莎立刻组织了一些女人在一起，开车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玻利维亚大使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抗议，所以玛莎就和那些与她一起的女人站在旁边开始祷告。十分钟之后，一个抗议的领袖意识到这些女人并不是玻利维亚人。他走向她们问她们是谁，在那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是玻利维亚人。玛莎回答说她们到这里来为他们的国家祷告，希望神赐下平安。

他们被这个大大触动，其中一个领袖说：“大家，我们这里有一些阿根廷的基督徒女人，她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来这里为我们祷告。我们现在把麦克风给她们，让她们来对你们说话。”

他们把麦克风给我妻子的时候人们都在鼓掌。仅仅一个小时之前，我的妻子在新闻上看到这个事件；而现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她自己就在制造新闻。她手里拿着麦克风，开始祷告。她祷告的时候开始发预言，说：“我宣告现在正在治理玻利维亚的这个不公平的政府要奉耶稣的名倒台。”人群都欢呼。他们都不是基督徒。

仅仅48小时之后，政府就倒台了。这就是在青使身上的先知性恩膏，而这个恩膏也同样在你身上。

这些过去几个月到过去五年内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我在对你讲故事而已。它们是为了告诉你我们可以把青使学校里教导的原则应用出来。它们是有实际影响力的，现在就有！

神恩膏了青使，让我们可以带来巨大的翻转。在国王的小孩和总统那件事之后，我被邀请与国家总统和一些政要进行私人会面。我们城镇的市长也出席了，因为他私下是总统的朋友，其他还有大约七八个人。

在谈话的中间我提到：“总统先生，阿根廷的毒品防范和戒毒系统不起作用，但我们基督徒对国家的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总统旁边当时坐了一个部长，他转向那个部长，让他为“抗击毒品”部门的国家部长和阿里甘卓牧师安排一个会面。那是在周五。

接下来那个周一的早上，我们国家祷告中心的电话响了，是抗击毒品部门的国家部长。他说：“我代表国家总统打这个电话，我想知道阿里甘卓牧师什么时候能与我会面，因为我收到指示要与这个牧师会面。”

我们安排了见面。我抓住机会开始跟他讲关于整个国家毒品领域的翻转问题。部长转向我，问：“好，牧师你告诉我，宣教性的教会需要什么？”“不，不，不！”我说：“这不是关于政府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接着向他解释我们想怎样帮助政府。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帮助他们改变整个系统和毒品政策。接着我们聚集了所有在毒品领域工作的基督徒组织的负责人，并开始与政府展开一系列的会议，来帮助他们改变整个系统。

拘禁系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许多教会。但神作了如此大的翻转，让政府给了我们第一个基督教监狱，由基督徒负责。

这个监狱叫做“基督拯救”（Cristo Salva or Christ Saves），监狱长和所有的看守人员都是基督徒。当司法部长探访的时候，他惊叹道：“这里的卫生间比麦当劳的还干净！”这个监狱让政府很尴尬，因为其运行费用只有其他监狱的一半，都因为这里没有对国家资源的腐败。

监狱里面的所有五百个囚犯都是基督徒，当然他们来的时候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在监狱里成为基督徒的。他们在监牢里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他们甚至可以供应自己的家人。他们奉献的十一税和其他奉献也在供应一个儿童之家和慈善厨房。政府被惊叹到了，他们没法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

现在我们正准备在这个监狱里开始一个门徒培训学校，因为我们想从这里兴起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的其他监狱。我们想让他们去到许多不同国家的监狱，在那里带来转变。在监狱里面的一个主要牧师是韩国人，他是一名律师，在那里帮忙并进行牧养。

神在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祂的恩膏在青使身上。你想抓住它吗，还是让这个机会溜走？这个恩膏不是来自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舒适圈和安全地带。是在这里，在风险地带，在不为我们所知的区域。

我的一个好朋友说，神喜悦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祂的大能，但是这种显现只有在祂的子民愿意行动时才会发生。

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说这些神迹会随着那些在行动的人，它们回应那些顺服、并借着信心行动的人。

我们在所有的活动中都能享受神的同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复兴的话，就必须去到自己的迦密山，在整个国家与巴力的先知面对面。

### **关键地点、关键人物和关键时刻**

在2001年12月的危机中，在整个国家经历的一切社会暴力中，主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圣诞节前的星期六调动所有人，就是12月22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的一些关键地方设立祷告桌并传福音。

有些朋友建议我们在他们的教会里举办祷告会，因为外面很危险、不安全。我们再次祷告，神的话语并未动摇。

最后，大约400个教会参与到我们所呼召的行动中。星期六从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我们在医院、商场、公园、市中心、火车站和所有其他合适的地方前面设立了祷告桌。

每个小组为自己的桌子准备了遮阳伞、椅子和书籍册子，没花一分钱。那一天，大约77,000人走向我们，寻求祷告。在祝福了他们之后，我们传扬了福音。超过20,000人立志跟随耶稣！你能想象吗？没有金钱，也没有任何时间去准备，这么一大群人来到耶稣面前！关键时刻。

在耶路撒冷，美门（Solomon's Gate）是一个关键地方，你甚至可以叫它扩音器。那是一个头顶有遮蔽的人行道，有许多圆柱，就是在同样的地方耶稣赶走了商人。每天那里都聚满了人。使徒行传三11告诉我们一个从出生开始就瘸腿的人得医治的故事。“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齐跑到他们那里，很觉希奇。”

使徒行传五12我们看到使徒们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并且所有人都在所罗门的廊下聚集。那么我们城市的“所罗门廊”是什么，它们在哪里？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城市知道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确保是在“所罗门廊”发生！我们，作为青使成员，需要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关键人物可以是政府官员、艺术家、运动员或商人，但不仅限于这些人。那个男人，从出生就瘸腿，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城市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并且他的医治在整个耶路撒冷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雅各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关键人物是那些能在他们周围带来强烈的巨浪般改变的人、是那些能通过他们的生命给他人带来巨大影响的人。我们从游击队员、毒贩和妓女身上的翻转都曾看到过这样的影响和改变。我鼓励你列一张关于你城市关键人物的清单，并真正开始为他们祷告，你会看到路被打开。

当我们谈到丰收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一个人必须在脑子里记住两个重要因素：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比如，阿根廷南部的里约黑人谷（Rio Negro Valley）以苹果和梨子出名，并出口到全世界。然而，如果我在七月份（冬天）的时候去里约黑人谷采摘苹果，那么我会非常失望，因为我没办法找到任何苹果。我可以去播种，但不能想着去采摘。简而言之就是我需要明白采摘苹果的正确时间。

需要知道你的时刻，你的所罗门廊。

## 第十二章 事工活动 VS 一个可以跟随的异象

我记得最初几次我试着搭帐篷的样子。首先我把帐篷顶放在地上，但是风把它吹走了。接着，我试着把支撑棒穿过去，没有展开篷顶，但是帐篷又陷进去了。最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两件事需要同时进行！扩张、并坚固。

以赛亚书五十四2-3 “要扩张你帐篷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如果你的异象没有通过同样的方式开展，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到很深的不平衡里面：要么是一种神秘主义让我们与他人孤立、要么是行动主义让我们与神分开。希望我们有这样异象去触及到外面，也有这样的深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有些人想等到自己的生命更加圣洁才开始进行某个项目或事工。但他们一直在那，等待。我只说：“真可惜。”其他人不论什么类型和大小的事工或活动，都直接投身进去，而没有行在圣洁中。我还是会说：“真可惜。”

为什么我们总是活在这两种情况的其中一种里面呢？

这两个因素需要同时进行：圣洁和行动。不要等到某个特别有恩膏、复兴和成圣的一天才开始扩张或走出去。今天就来洁净自己，并走在神给你的异象中。

当我有机会去探访世界各地的青使基地时，经常好奇想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和他们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我经常问每个领袖相同的问题：

“这个基地的异象是什么？”

最常见的答案是：“呃.....在这里我们每年有四个DTS，一个辅导学校，我们也差派团队去莫拉东果（Morondongo）和古伦汤果（Curuntungo）。国王的小孩有他们的年度营会，而每当周四的时候我们会出去到火车站把食物分给穷人。”

所以我又问一遍：“但是异象是什么呢？你们在走向哪里？”

再一次，他们的回答还是差不多：“呃，我们打算再开办一个辅导学校，敬拜学校，哦，还有已婚夫妇的神学院。”

“可能我的问题不是很清楚吧。”我回答。

如果我们最终只是追求事情、项目和活动，对于去到哪里或我们在建造什么没有清晰的异象，那么我们最终会枯竭、沮丧和受挫，就像一个不停绕圈的人、或者一只追着自己尾巴的狗一样。我们哪都去不了，但是我们一定会累坏。

为什么我们在做所做的事情？

问问我们自己这一类的问题是非常好的，来重整我们在每个城市和国度的事工。我们的项目和事工是在回应神对我们所处的地方的期待吗？还是我们仅仅在重复做一件事情，因为它是青使系统和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有怎样的异象去把神的国度建立在每个国家呢？

当我们将神在我们生命和事工中想要带领的方向有一个很深的亮光或一些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有意识地建立一些东西：什么类型的学校、项目和活动会帮助我们沿着那个方向发展。这与建一栋楼是一回事，需要有蓝图、建筑师、建筑工、石匠、材料和怎样做所有事情的顺序。我们在建造什么？我们在走向哪里？

几年前，我的弟弟瑞卡多（Ricardo）会不停说：“没有委身的异象是幻象！”

青使的一大特色就是看重异象。很多这些异象是来自于神，但也有些其他的异象是前一天晚上吃多了想出来的。它们是很好的梦想（虽然有些变成了噩梦），但并不总能成为现实，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决心或毅力去完成它们。它们最终变成了彩云中的幻象，看起来在那里，但当你走过去触摸的时候，它们就消失在空气中，并不是真的。

如果说没有委身的异象是幻象，那么：没有异象的委身就是沮丧。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提到了疲乏和沮丧。我们爱耶稣，我们尽全力去侍奉祂，我们甚至牺牲自己，不断努力。但是最让我们疲乏的不是我们做的工作多么繁重，而是不停地划呀划，却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不知道我们在建造的是什么。

有三个工人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他们三个人在搅拌水泥，有个人过来问他们每一个：“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第一个回答：“我只是在准备一些水泥而已。”

第二个说：“我只是在造一面墙而已。”

但是第三个，就是与其他两个人在做着完全相同工作的人，回答说：“我在建造一栋大楼！”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异象+委身（是必需的）。

当我们有一个异象，或者想开展一项新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到领袖那里，告诉他们神带领我们做某件事。我们制定一个项目，并询问应当怎样去完成它。

这些都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异象：我们是否愿意为这个异象付出代价？

对那些新兴的领袖，我会问：“为了开展这个项目你愿意卖掉或牺牲什么东西？”我们有些人已经很习惯去牺牲自己的冰箱、汽车、家具和所有的钱财，去启动和发展神给我们的梦想。

有时，作为属灵父母，我们挪开了那些让我们的孩子在生命中成人的机会。我们让他们凡事都容易，以至于他们没办法成熟起来，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银盘子上端给他们。那些阻碍曾经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我们不希望他们在同样的方面挣扎，所以我们为他们的铺平道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成熟、也不成长。

他们不成熟的责任在我们，因为我们不允许他们击溃自己的巨人，不允许他们去完成我们青使前辈们必须做的且要继续做的事情。

我们不能在他们那里打折扣，让他们付出更少的代价。我们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不论吊牌上的价格是多少，都没有折扣。有时，已经设立起来的领袖们想给那些新一代兴起的领袖一个大折扣，但是那样就把门槛降低了，我们也失去了自己的刀刃。我们想要的新一代领袖，是能比我们的信心父母更加锋利的领袖！



## 第十三章 受金钱限制 VS 依靠神

让我们来看（标题中的）第一个短语：“受金钱限制。”意思是我们的现在取决于过去：被金钱限制、控制和管辖。第二个短语则表达的不是在过去或者已经发生的神迹，而在表达一个持续的状态：依靠。这样的依靠要求我们不断地行走、移动、寻求和更新。

当人们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更新了的教会！”他们在自相矛盾，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一个更新了的教会是过去式，已经不再是被更新的。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永久性的更新过程中，那么我们就在消亡中。

我意识到许多时候自己没有在生活中持续依靠神！今天我们必须要在依靠神的方式上继续成长。最开始我们是量入为出，有点失去控制。我们会投入到疯狂的项目中，然后不停被神惊奇到，即便是因为缺乏经验犯了一些错误。即使有时刚刚能吃饱，我们也非常慷慨，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说到的马其顿教会那样有满足的快乐。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更加有组织：差不多现在所有的基地都在官方注册了，也遵守当地的法规。我们有自己的会计和预算告诉我们该怎样行动，以及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被更好地建立起来，自嘲一点的说法就是……“我们更正常了”。

我说的是现在我们不如以前了么？倒也不是。这取决于我们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建立的根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材料……

预算好的，但它们决不能主宰我们事工方面的决定。它们帮助我们，但是不主宰我们。

那些拥有很多的人有这样一个弱点，就是害怕失去已有的。比如，害怕失去我们的财政支持，或害怕失去那些对我们的项目奉献支持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害怕失去青使的声誉，就是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城市和国家通过许多努力获得的好名声。关于这点我们晚会聊到。

惧怕会使我们瘫痪，使我们的异象朦胧，把我们捆绑在过去，也限制我们的现在。它阻碍我们行在信心中，消灭我们的创造力；它使我们维持现状，把我们限制在某一个程度的掌控当中，所有事情都必须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不能有不确定。简言之：所有事情都尽在掌握之中。

不管是在青使还是在更大的基督肢体里，会计通常会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没钱！”他们觉得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在今天给我们一个保险，来保护我们的将来。未雨绸缪。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信心的子民。

当想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培训学校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付钱给自己的老师？”我清楚哪些基地付的多，哪些付的少，甚至每天付多少都知道。当然，有人会抗议，说这是学校预算的一部分。那这样的慷慨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我们支付费用给自己的老师（假设他们是青使成员），那么我们同样需要支付那些在学校事工的人、维修人员、行政人员、厨师和基地负责人！很显然不是这样的。

一次有人对我说：“因为你这些天的教导，我们要给你这个数作为酬金。”

我算了下差不多是750美元一周。我回答，告诉他们酬金不是由他们定的，而是由我决定；而且如果是由我来定这个数额的话，要比他们给的数更贵。然而，如果他们被我的教导祝福到了，并且有一颗慷慨的心，想通过奉献来表达他们的爱，那么不管是多是少，我都愿意接纳。

“但是这个酬金已经包含在学生的学费里了。”他们抗议道。

希望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能教导并体现慷慨。希望我们不仅仅是通过个人向个人、或者个人向事工来表示慷慨，也能通过事工向个人来表达。我们不应该有兴旺的事工却同时伴随的是穷苦的同工！让我们不仅仅尊荣那些传道或教导的人，也尊荣那些用全心和全力每一天侍奉我们的人。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那些到处传道的人，让我来问个问题：

我们的信靠在哪里？是在那些我们从大会和学校获得的酬金上，还是呼召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圣身上？

我记得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布道，是一个向来在奉献方面对我非常慷慨的教会。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把信靠放在那个教会的慷慨上面，甚至在脑中提前开始花费那个奉献了——我告诉玛莎教会结束后我们去一个特别的餐厅吃饭然后去购物。我假定他们会如同往常一样给我们一个丰盛的奉献。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那天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奉献。我们得更改那天晚上所有的计划。多么失望。主当时暴露了我的内心是怎样，而我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

我的信任放在哪里？我依靠的是谁呢？

## 平等/公道

有许多传道人 and 同工会在经济方面受苦，而另一些事工了更长时间的人会得到更多的认可和经济稳定性。这里有两个重点需要注意：

1. 我们这些拥有较多的人应该更加顾及那些拥有较少的人，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事工层面。
2. 第二点是那些拥有的较少的人不应该与那些拥有较多的人进行比较。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会痛苦沮丧、责备自己甚至责备他人。对比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每一项新的事工都有一个开拓阶段，开始很不起眼、也很少人参与帮助，然后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那些参与到起步阶段的人会逐渐发展出一股更强的身份感、信念和属灵力量。我们必须让事工逐步发展。

在有些地方我们有非常好的大楼，却很难有足够的人力去维护。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我们奉献车辆和电脑，我们有一切所需的东西，唯独缺失最重要的：人，和引导我们未来去向的清晰异象。

我记得我们基地最开始那几年还非常小，虽然我们有能力买下房产，却发展的不快。我会观察其他基地，比如智利的圣地亚哥基地。他们获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奉献，虽说他们对

我们也非常大方，我却还是不停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建设得那么快，而我们却走得很慢。

神有祂的旨意：每次我把自己的情况与他人作比较时，总以失败告终，自己也很痛苦。

圣地亚哥的基地对主非常敏感，他们也帮助许多其他基地，包括我们。但他们没有夺走我们发展自己属灵肌肉的权利。要得到这些肌肉你必须锻炼，每周去两三次健身房，而且这些肌肉不会一夜之间长成，你需要练习。发展一项事工也是如此，但我们不是独自一人去做，而是彼此同工，在爱和彼此委身的灵里建造城墙，同时也明白我们在所处季节和事工上可能存在不同。

我记得那个时候维金和雪莉阿曼（Wedge and Shirley Alman）在青使25年之后，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一段时间。主给了他们一个漂亮的房子，有游泳池和美丽的院子。他们的租金非常便宜。

我当时在开车，和一个前沿事工学校的学生一起。当我们开过阿曼房子的前面时，他对我说：“哦，看这些宣教士拥有的多好，是吧？”

一股愤怒从我里面升起，有义怒也有肉体的愤怒，强烈到使我猛地停下车。我对他说：“在你说话之前，让我告诉你维金阿曼是谁。当你像他和他妻子一样在一个小卧室住了20年并侍奉了许多人之后，那时你才有资格这样说！”那个可怜的年轻人脸色都白了。

我拥抱了他并告诉他说：“我非常开心能用这个美丽的房子来尊荣阿曼一家，因为即使他们住在那个狭小局促的地方也有着巨大的喜乐，因为他们看待侍奉神是无比的荣幸。”

平等就好像一个框架，一张相片，是固定的，没有变量的。每个人拥有的都一样。所有事对于所有人都一样。就像法律是平等的。

然而，公道是与正义的原则相关联的，而并不总是等同于平等。它给每个人相同的机会，所以即使是来自不同的起点和不同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可能去进步、并在他们生命和事工的每个方面发展起来。我们所有的青使成员真的都有相同的可能吗？

政策的制定要因人而异。

前段时间我在英国，一些哈彭登（Harpenden）基地的领袖请教了我这个问题，说：“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些拉丁学生在不同的学校里学习，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有些人没有支付每个月的生活费，所以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怎样做到既有人情味、公正、而又正确呢？有两个不同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他们告诉我：“有些人欠了费，但是每个星期会过来一次，把他们仅有的带过来。我们意识到他们在作出努力。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会做一些杂七杂八的工作来存钱，并且每周把自己存的带过来。

他们继续说：“另一个情况很不同。这些人从来都不过来。每个月我们都得过去查明他们是否有钱支付，而当我们问到他们打算怎样来支付的时候，他们会说自己在等待一个神迹、一个奉献或一个迹象之类的东西。接着呢，我们看到他们在喝可乐、出去玩、去电影院。看起来他们似乎有钱来支付其他的東西，却没有钱支付基地的开支。”

因此我告诉他们：“我对你们有两个建议。我们要应对两种有不同行为的人，所以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1. 对那些作出努力的，就是信实的、在工作的、并把他们仅有的带过来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怜悯他们，免去他们所有的或一部分的债，因为他们行出了信实和责任。
2. 对于其他人，让他们支付所有的费用，加上利息。如果他们不支付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离开去走自己的路了。再见。拜拜！他们要离开。你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然后他们离开。

阿里甘卓，你对他们太严厉了吧！是的。

青使没有地方留给懒惰的人，或者那些太享受的人；那些不愿意负起责任、对他们手上已有的也不忠实的人。容忍这些情况的话会降低我们的门槛，会削弱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所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机构异象里，唯一真正要紧的就是支付员工工资。这让那些收入较高的人生活得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有没有努力，或者是不是懒惰，抑或他们忠实与否都不重要。他们对我们的异象和价值观有没有委身也无关紧要，只要有钱支付给员工就够了。

然而，使徒异象不是这样运作的。在使徒性的异象中，人们所投入的比起每个月所付的工资所对应的投入要多得多。我们是用自己的财力参与，欢喜地祝福他人和事工，并有一颗敏感的心去成为神摆在我们眼前的挑战的答案。

在我们中间，每个青使基地和事工都面临不一样的财务状况。有些人有来自教会、家庭和朋友的支持，还有些没有领受任何形式的支持。我们在如此不同的情况下要怎样一起工作和生活呢？

我们有些青使成员不知道明天吃什么，不论是个人还是在事工上。有时候一个拥有得更多、或者收到一个经济祝福的人在知道他人经济上的挣扎时不应该这样随意分享：“哇！他们给了我一个两千美元的奉献！”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产生摩擦或者不舒服的情况。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怎样做来尊荣两方呢？

在宣教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不正当的循环，尤其是在国际人和本地人之间。有钱的就有掌控权，用钱来说话。

如果我提供金钱，那么我决定要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间、在哪里、与什么人一起。你可以是我的同工，或者团队的一部分，但是你不可能成为我的领袖，因为我有钱。我是那个到处旅行，在国际活动中代表我们事工的人。既然我有资源，那么我就有自由和机会去开始新的项目或事工。因为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更受限制，也不能像我一样到处旅行，要想表示什么的话你也必须亲自出马。

现在，玛门的属灵捆绑在攻击那些有资源与没有资源的人。它攻击那些拥有的较多的人，也攻击那些拥有的较少的人。

如果我拥有的多.....我控制你

如果我拥有的少.....我利用你

你控制我，我利用你。

如果你拥有的多，那么我就试图找一些方式利用你。我看怎样能占上风、怎样激起同情、或让你有负罪感，这样你就被迫给我。

有些宣教士告诉我他们感觉被利用了，在一些特定的国家这确实是真的。我们需要打破这个邪恶的枷锁。

很多时候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操控和利用他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个盲点。我提供金钱，也确实被他人利用过；其他时候，我也同样利用了他人。

我记得几年前我被邀请去印度的一个全国性青使大会发言。当时有超过600人在场，有一半是印度人，另一半是外国人。主带领我讲一篇道，叫做“金钱的属灵力量”。结束这篇道的时候我提出来让大家付诸实践，因此会筹募一个奉献。

这让许多在场的人颇感意外，我们做了与他们所期待的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们要所有来自印度的青使成员找到一个外国的青使成员，并给出一个奉献来祝福那个人。不管他们有什么，有多少，都能出一份力打破玛门的灵。通过这个行为，我们都会被释放：那些有钱的不会去控制，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也不会去利用那些有钱的人。每个人都在哭，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祝福。

我们可能会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平等，这样就不会有不公。但是神的公义不是通过平等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公道来实现的。

提摩太前书六10 贪财是万恶之根。

这句经文说的是贪财是我们某些罪恶之根吗？或者贪财是我们许多罪恶的根源？还是说贪财是我们大部分罪恶的根源？

就如你的圣经所说，不管是希腊文、拉丁文还是希伯来文：所有（万恶）就是所有，没有遗留在外的，所有的都包括。在我们国家、基督的肢体、青使、家庭和基地，所有罪恶的绝对根源，就是贪财。这就是圣经所表达的。

但是你可能会说：“我不贪财。我没有轻吻拥抱我的钱！”

贪财指的是金钱对我生命的影响。贪财是金钱对我情绪的影响、对我的决定和事工的影响、是对我们基地的影响。贪财与影响力有关。它对我的优先权和事工上的决定有哪些影响？

我可能要去参加一个短宣。我可能要建造什么。我可能要凭信心开始一个项目。应该去做吗，还是不要？我问主：“我去做呢，还是不去？”我感觉有保障吗，还是没有？我是不是害怕做这个？贪财就是那影响我们的生命和权衡我们关系的東西。

你知道吗，买房子最好是买有共同继承权的产业。原因是当几个兄弟姐妹为争到遗产而彼此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为了尽快变现，他们通常降低价格赶紧卖掉。我们有一个基地就是这么买下来的。他们是兄弟姐妹，但是因为金钱的影响而彼此争斗。这就是他们对金钱的爱；他们的遗产最终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因为钱而失去好的工人。我现在想跟你分享的，只是我们某些基地的经历。你不需要一定去实行这些想法，但是它们可能会对你有用；如果有用的话，你可以尽情去使用。

我们中间有些成员已经在青使呆了许多年了。他们有责任心、信实、勤奋、也很诚实。他们很爱事工，也对耶稣和大使命有很深的委身。如果他们已经与我们一起事工超过六年时间，并且这个期间在经济方面有困难的话，我们会免去他们每个月同工费用。他们不需要再支付同工费。这是我们尊荣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的方式。这不是明文规定，也没有白纸黑字记下来（当然，这本书除外）。这只是公义的一个小小彰显。

我们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每个与我们一起超过六年的人。请明白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某人，并不是因着他们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而给出的优惠，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实和委身、以及对事工的负担。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的青使成员们为了事工付出了一切，而我们给他们的却不够，也由此产生了一些沮丧的感受，所以这个小小的优惠只是我们鼓励他们的一种方式。

我在这里也分享我们另外一些行事的方式（同样，这不是明文规定），供你与主探讨是否适用。

有时我们的事工非常兴盛、资金富足，但工人们却没有任何资金。我们募集上来的钱都直接用在项目或事工上，而那些为这个事工服侍的人却连基本需求都没法满足。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公平的，但同时工人也不能碰事工的钱，因为这样也不公平。

这时就需要事工的募捐伙伴、使徒领袖和社区牧师来帮忙了。由他们去分辨什么是公正的，并识别出那些好的工人。有一个夏季短宣，我们都非常辛苦地组织了所有事情，最后活动留下八千美元的余款。就在我们打算把钱转到行政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主在告诉我们去认可那些努力辛苦工作的人。所以我们留出一部分钱给行政，剩下的就作为一个奉献分给那些在活动期间非常辛苦工作的青使成员。当他们收到奉献的时候非常受鼓励，而且这对每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帮助。

钱不多，体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去尊荣和认可我们的青使成员的态度。事工是双向的，是给予也是接受。我们在全球各地有一些好的同工感到青使需要他们的降服、热情和委身；但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支持他们。

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话题非常敏感。我分享这些，并不是为了指明解决问题的方向，而是去帮助我们检查并思考在这样一个敏感区域有哪些方式可以去处理。

在事工中有一些不引人注目或者不吸引人的角色：那些在厨房、行政或建筑和维修方面工作的人。有谁愿意奉献给他们的事工呢？可能会奉献钱去买厨房用具、电脑或工具，但又有谁愿意为这些领域事工的宣教士奉献呢？人们大多奉献给与穆斯林、印度教徒工作的人，或者穷人，或者那些吸引他们的拓荒事工。但有几个人会奉献给厨房的工人？当有人问到他们在从事什么事工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煮饭、接待、或行政，这时还有人会给他们奉献吗？可能他们与人们普遍认为的宣教士形象不符，但他们也是神信实的仆人。我们不想失去他们，也不应该失去他们，他们对神和事工也有负担。

就是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有一颗公义和认可的心。如果我们领受了事工运行所需的供应，而那些服侍的人却甚至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日常所需，这时我们需要怎么做？

我们最首要的是要在彼此间慷慨。每个人都需要对战友的需求敏感，包括去提供爱心奉献和认可那些最不易被认可的人。在事工上我们需要学习去祝福自己的人，但并不是一成不变、按月、或按照比例来做。换句话说，不是那些正式的东西，而是在每个行为上体现爱

心、尊荣和鼓励。

在青使里，我们常说、也真的相信，人是最重要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没法眼睁睁的看着事工兴盛而宣教士处在困难中。

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是从事工的方面去谈这个，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青使成员读到这些话，我可能会根据所读的去向青使索取：“给我！给我！给我！”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么你真的还没明白我想说的是，箴言三十15就适用在这里了。如果你好奇的话应该去读一下。我在这说的不是让你利用它去要求或强迫任何人任何东西。我们都应当带着欢喜的心把生命献给这项事工，这是我们的荣幸！

在机构异象里，人们会把机构放在首位，人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而在一个使徒异象中，我们爱人，并且把人放在首位，大家会以一个团队来为了一个既定目标一起同工。

在公道这个话题上我想另外再说两句。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自非常贫困的背景，而其他人来自中产阶级或更富足的背景。我们都从不同的起点出发，然而今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佑庇和祝福了我们每一个。

公道比平等更伟大！

公道意味着我们都可以成长。如果你是一个信实的人、如果你负责任、行为正直、如果你忠实地纳十一、并体现出慷慨大方，那么你就会成长。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在成长，那么你周围的基督肢体、青使的团队会帮助你成长。这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同工作出的爱的委身。再说一次，这不是说我们会变得平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继续成长和成熟。

不公义就是即使我们有同样的努力、同样的正直和同样的信实，有一些人有机会去成长和发展，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这些机会——这才是不公义。

## 关于权柄.....

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谈很多，就这个话题也已经有很多好的教导。所以，我只简单明了地说几个点就好。

之前我提到，为了接受帮助，其中的关键一点就是要亲自到场：在国际大会、地区聚会、工作坊、培训课和任何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如果你参加了，并且那里只有很少或甚至没有其他人从你的国家或地区出席，那么很可能你会被邀请去做某一种代表。

如果你没有钱去到那里，会发生什么呢？谁会代表你？很明显，会是那些付得起旅费的人！再说一次，我们一定不能让金钱来带领、管理或者对我们事工有最终发言权。

尽管青使已经有很大进步，但还是只有少数国际青使成员能去参加我们的国际活动。我指的不是外国人士代表他们所做工的国家，而是在这些国家出生的本地青使成员。我们在这方面做的怎么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些青使成员还是会错误地提到“国际青使”，就好像青使只是基于夏威夷，或者地球上其他很远的地方。有些人甚至感觉青使就像火星一样遥远。他们不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国际青使的一部分。事实是，如果你我不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国际青使就不会存在。

许多朋友，包括青使内部和青使以外的，在一系列不同的课题方面都写了很好的书籍，也在很多国家开了座谈会和大会，包括植培教会、领袖能力、门训、辅导和其他会议。他们积累了很多知识、他们的信息也是可信赖的，但是如果你问他们植培了多少教会，或者他们的门徒在那里，或者他们是否兴起了领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哪里能看到他们教导我们的那些奇迹？很多时候，只有沉默。

他们可能会邀请你去他们下一个大会，或者阅读他们的下一本书，但在他们呈现给我们的所有理念中，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就是“可跟随的榜样”。

我们要其他人在事工中应用那些我们自己都没有实践出来的理念——就像没有实验室的教授，或者没有工厂的工人。神学家、理论家、和观察家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他们能激励并与领袖和决策者同行，那么他们也很重要。他们的权柄不是基于他们的理念和观点，而是给予他们把这些理念应用到真实生活情形中的能力。

如果你有理论和想法，却没有实际范例，那就没有可跟随的真正榜样。

在机构异象中，权柄是通过我们所知的和我们所有的而获得的。

我们所拥有的不仅仅限于金钱而已，但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有钱的重要性：

- 如果我有足够的资源和人脉去开始新的项目，那么我就可以带领。
- 如果我们能参加所有的国际活动，那么我一定会比其他人在国际上有更好的连结。
- 当我更好地连结时，我会成为导师和国际演讲家，会写书，也有机会得到某个大学学位。但最主要的是，太好了，我就可以担当领袖责任了！

我们怎么能去教导那些我们自己都没有应用出来的东西呢？那我们教导和领袖的权柄是基于什么？

在使徒异象中，我们的权柄是用我们所知和所拥有的去对神作出的回应而建立的，不在乎拥有多少；就如那个穷寡妇用她的奉献触动了耶稣的心（可十二42-44）一样。这是那些即使奉献了许多金钱的人也没能达到的。寡妇给了很少，但她从自己的不足中给出；其他人给了很多，但他们是从自己的有余中给出来的。

还有那个用香膏涂抹耶稣的女人（约十二3）。她追随的榜样在哪里？这里真正的权柄在哪？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一生都必须贫穷吗？是我们不需要任何培训吗？是我们要放弃现在所知和所拥有的吗？断乎不是！

在才干的比喻中（太二十五14-30），那个拥有最多的人有更多的加给他，并不是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忠心地对待了他所拥有的。“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都是基于我们的忠心，和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东西如何回应。

如果拥有五千的人把他所有的藏起来，而那个拥有一千的人去倍增他所有的，会发生什么？无疑第一个拥有五千的仆人要把他所有的给另一个。然而，那个拥有一千的仆人责备他的主人（24-25节）：“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我就害怕。”责备他人真的非常简单。很容易宣称自己没有财政上的支持。你可能认为，只要你有钱，那么你就会在事工上做点什么，但是既然你没有钱.....

看起来我们许多青使成员都太舒服了，只等着领袖去采取行动——小心你的才干被拿走。

其他人等着外国朋友给他们钱——小心你的才干被拿走。

如果你只有一千才干，那么就使用它，然后你就会被派去管理许多事。如果你感觉自己是一个只有很少油的寡妇，那么去借许许多多的空器皿，然后你会看到发生什么（王下四2-6）。如果你感觉自己只是一个有汉堡和薯条的小男孩，那么就用它，你会发现成千上万的人会因着你的决定被喂饱（约六9-13）。

我们的权柄不是建立在我们有多少栋楼或者我们事工了多少年之上。不是通过我们写了多少本书、或者在多少国际大会上布过道而评估。不是通过我们的文凭、或者有多少资源和人脉而维系。相反，是通过我们简单的、日常生活中对神的回应，与祂同行、依靠祂、把自己献给祂、跟随祂、和忠心地去倍增祂交托在我们手上的一切而建立的。

马太福音二十五23：“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 总结和挑战

总的来说，不论任何组织，进行关键性的评估、花时间进行回顾并预测将来是正常而健康的。青使也是如此。不管是通过我们40天的祷告和不间断的每月禁食、国际性的领袖，还是青使以外的属神男女，神一直在对我们说要重整。

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整的时刻，而这非常需要神在40多年前注入我们青使家庭的使徒DNA（基因）。我们的使命是要不断与这个变化着的世界相联系，但这决不能影响到我们最初的DNA。我们的使徒原则和呼召必须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核心，我们必须抵挡不去效仿这个机构化的世界。然而，我们必须通过圣灵对我们心意更新而不断变化，不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在整个青使层面。

对那些已经开始把领袖职分传给新一代领袖的青使领袖们：

我们对那些新的领袖树立的是什么样的榜样？我们给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一些指示说明吗，是一个机构的一二三点呢，还是沙地上一连串的脚步，就是他们可以行走其间、跟随神的领袖心意并能影响当今社会的脚印？我们关注的是方式还是关系？我们给他们的是等级制度还是可以让他们继续建造的根基？

对于那些在青使家庭中刚刚开始发展神给他们的呼召和长期异象的人：

当你在所继承的基础上建造的时候，当心你所建造的是什么。愿神给你恩典和指引去继续行在使徒的灵里，跟随祂起初的心意。

如果你在这本书上读的任何东西困扰到你，请你怜悯我。如果你受到祝福，请你鼓励我。然而，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你不会无动于衷。愿这些东西可以去激励你寻求神，去看看你在哪里、你的事工在哪里、你和事工又在走向哪里。也愿你受到鼓励，也肯定我们在事工上所做的美好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希望你的生命和事工中一切需要被更新的领域都能被震动。

我并没有试着去写下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事工的每个领域，我也办不到。这仅仅是开始，在我有限的知识里所能分享的。

愿我们让圣灵来打破所有让我们心灵坚固的东西。让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而是随着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我们就能察验神对我们生命和青使的旨意。祂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2）。

无疑这个信息会鼓励我们去寻求更伟大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神深爱我们每一个，而且祂还有更多关于这个在祂心里孕育的异象和这个青使家庭的秘密想与我们分享。

在大使命中同工的  
阿里甘卓·罗爵格兹